

醒世姻緣傳



# 第三十二回

女菩薩賤糶賑饑

衆鄉宦愧心慕義

歉歲嘆無辰，

萬室艱辛，

突門蛛網釜生塵。

炊桂爲薪顆粒米，

價重如珍。

※

施濟有釵裙，

義切鄉鄰，

發興平糶救饑貧。

義俠遠謀甄后似，

馮寶夫人。——右調浪淘沙。

從辛亥這一年水旱，誰想不止緇江縣一處，也是天下太平日久，普天地下大約都是驕縱淫佚之人，做得也都是越禮犯義的事，所以上天都一視同仁的降了災罰。但別處的災荒俱有搭救；或是鄉宦舉監裏邊銀子成幾百兩拿出來賑濟，米穀幾百石家拿出來煮粥；鄉宦們肯上公本，求聖恩浩蕩，將錢糧或是蠲免，或暫停徵；還有發了內帑救濟災黎；卽鄉宦不肯上本，百姓們也有上公疏的；就是鄉宦們自己不肯上本，也還到兩院府道上個公呈，求他代奏。只有這武城縣在京師的也沒有甚麼見任鄉宦可以上得本；在家中幾家鄉宦，你就看了那鄉裏在那滾湯烈火裏頭受罪，

只當不會看見，要一點慈悲氣兒也是沒有的。那百姓們，你就使扁擔擡他肚子，這是屁也放不出一個來。

那個循良的徐大尹又行取離任去了。這樣人也沒得喫的年成，把那錢糧按了分數，定了限期，三四十板打了比較。小米買到八兩一石，那漕糧還不肯上本乞恩改了折色，把人家孩童兒女都拿了監追。這還說是正供錢糧由不得自己；但這等荒年，那詞訟裏邊，這却可以減省得的。一張狀遞將上去，不管有理沒理，准將出來，差人拘喚要錢；聽審的時候，各樣人役要錢；審狀的時候，或指了修理衙宇，竟是三四十兩罰銀；或是罰米折錢，罰穀折錢，罰紙折錢，罰木頭折錢，罰磚瓦折錢，罰土坯折錢。——註限了三日要，你就要到第四日去納，也是不依。賣得房地產土出去，雖說值十個的賣不上一個的錢，也還救了性命；再若房屋地土賣不出去，這只得把性命上納罷了。把一個當家的人逼死了，愁那寡婦孤兒不接連了死去。死得乾淨，又把他的家事估了絕產，限定了價錢，派與那四鄰上價。

每因一件小事，不知要干連多少人家。人到了這個田地，也怪不得他恨地怨天，覓生望死，看看的把些百姓死了十分中的八分。

却說晁夫人見這樣饑荒，心中十分不忍，把那節年積住的糧食，夜晚睡不着覺的時候，料算了一算，差不多有兩萬的光景；從老早的喚了雍山莊上的季春江，填上管莊的晁住，分付他兩莊上的居民，一家也不許他移徙；查了他一家幾口，記了口數，與他穀喫，五日一支。凡莊上一家有事，衆家護衛，不許坐視。這等時候，那個莊上不打家劫舍？那個莊上不鼠竊狗偷？那個莊上不餓率枕藉？惟晁家這兩個莊上，也不下六七百人家，沒有一家流移外去的，沒有一人餓死的。本處人有得喫了，不用做賊；外莊人要來他莊上做賊的，合莊的老婆漢子就如豺狗陣的一般；雖然沒有甚麼堅甲利兵，只一頓又把掃帚擡得那賊老官鬼子就是他兒。那隣莊人見他這莊上人心堅固，所用者少，所保者大，那大姓人家也只得跟了他

學；所以也存住了許多莊戶。倒只是那城裏的居民禁不得日日消磨，弄得那通衢鬧市幾乎沒了人煙。更兼這樣荒年時候，人間的乖氣上昇，天上的沴氣下降，掩翳得那日月不陰不晴，不紅不白，通似有紗廚羅帳罩住的，久沒有一些光彩。

晁夫人起先等那官府有甚賑濟的良方，杳無影響，又等那鄉宦富室有甚麼捐輸，又絕無音信，只得發出五千穀子來零糶與人，每人每日止許一升。脫不了剩下的那幾個殘民也是有數的人，人也是認得的了，所以也不用甚麼記名給票，防那些衙役豪勢冒糶的人。

那時穀價四錢八分一斗，他只要一分二厘一升，折算銅錢十二個。有人說道：『四十八個錢的穀，只問人要十二個錢，何不連這幾個錢也不要，爽利濟了貧，也好圖那欽獎？如今豈不是名利俱無了？』晁夫人道：『我兩次受了朝廷的恩典，還要那欽獎做甚？父母公祖，鄉宦大家，俱不肯捐出些來賑濟，我一個老寡婦難道好形容他們不成？我也不過是碗死水，舀得乾了，還有甚麼指望？』

賣幾個錢在這裏，等好了年成，我還要糴補原數，預備荒年哩。」人都說晁夫人說得有理。

定了日子，叫晁鳳晁書兩個管糴，——一個看錢，一個發穀，——起先也多有糴了又來，要轉賣營利的，認住了不與他糴去，後來漸漸的也就沒了。又有說家口人多，一升不足用的，要多糴升數。說道：「你家果是人多，叫他自己來糴，以便查認。」這些飢民有了賤穀，便可以喫得飽飯；喫了飽飯，便有了氣力可以替人家做得活，傭得工，便有了這一日糴穀的錢，不用費力措處。又有那真正疲癯殘疾的人，他却那裏有一日十二個錢來買穀？只得托了兩個鄉約——靳時韶任直——合族人晁近仁晁邦分了東西兩個粥廠，一日一頓，每人一大杓，也有足足的四碗。虧了這四個人都有良心，能體貼晁夫人的好意，不肯在裏邊刮削東西。大約每人止得兩合足米，便也儘殼用的。行了不足十日，不特消弭了那淘淘之勢，且是那街上却有了人走動，似有了幾分太平的光景。

城中一個舉人鄉宦，曾做陝西富平知縣，叫是武鄉雲，聽見晁夫人這般義舉，說道：『此等美舉，我們峨冠博帶的人一些也不做，反教一個三綵梳頭兩截穿衣的女人做去，還要這鬚眉做甚？這也可羞！』也搜括了幾百石穀，一邊平糶，一邊煮粥。

晁夫人知道，差人與他去說：『晁奶奶那邊極沒有人手，又要糶穀，又要煮粥，兩下裏通炤管不來，也沒有這許多米糧。今得武爺這一幫助，成了這一場好事。兩邊都煮粥，兩邊都賣穀，只怕這邊買了穀的，又往那邊去買，那邊喫了粥的，又往這邊來喫，稽查不得，可惜負了這段好心。今叫來稟武爺商議：我們與武爺這邊，或是一邊專只糶穀，或是一邊專管捨粥，人又不得冒支，又省得兩下炤管。』武鄉宦喜道：『你奶奶慮的極是，我還沒想到這裏！不然，還是你奶奶那裏糶穀，我這裏捨粥罷。我聽得人說，你那裏捨的粥極有方略。是甚麼人管理？』差去的人晁鳳說道：『因沒得力的人，只得央了俺那裏兩個鄉約，——一個



叫是任直，一個叫是靳時韶，——還合自己族裏的兩位。」武鄉宦問說：「這四個人，他家裏都過的麼？」肯乾來替瞻支使？」晁鳳說：「奶奶先合他說來，叫他：『這粥裏頭莫要枯刻他們的，我另酬謝你罷。』」說過，見一月每人送他五斗米，這四個人可也好。一個貧人一頓合着兩合米，也就稠稠的四滿碗粥。」武鄉宦說：「我要煮粥，不也就還在你廠裏，也還仗賴那兩個鄉約，每月每人也送他五斗米。只怕那兩位族人，我不好煩他的，另着兩個人去看着。多拜上奶奶。明日是十月初一日，就是我這裏煮粥罷。」

晁鳳回了話。晁夫人着實喜歡，叫了晁近仁晁邦回來，二人一遞，五日輪流，幫着糶穀，替下晁鳳晁書一個來家裏走動。別的鄉宦見武鄉宦舉了這事，也都要算計做這事，俱說：「晁夫人說得是。」大家合併在武鄉宦那裏，一遞十日煮粥，俱是任直靳時韶兩個照管。

後來那些富家大姓漸漸的都出來捐米捐柴，附在各人親戚鄉宦之處。從頭年

十月初一爲始，直到來年五月初一爲止，通共七個月，也只用了二千七百六十七石米。

晁夫人是九月十五日糶穀起，至來年四月十五日止，也是七個月，共糶過穀八千四百石。可喜收了麥子，拿住了秋苗，完成了這一片救人的心腸，成就了這一段賑荒的美事。

看官聽說！但凡人做好事的，就如那苦行修行的一般。那修行的人修到那將次得道的時候，千狀百態，不知有多少魔頭出來瑣碎。你只是要明心見性，任他甚麼蛇蟲毒蟒，惡鬼豺狼，刀兵水火，認得都是幻景；只堅忍了不要理他，這就是得道的根器。

那唱曇花記的木清泰，被寶頭盧祖師山玄卿仙伯哄到一座古廟獨自一人過夜，翠魔屢試他，憑他怎的，只是一個不理，這才成了佛祖。若到其間，略有個怯懼的心腸，却不把棄家修道幾年苦行的工夫可惜丟弔了？

這人要幹件好事，也就有無數的妖魔鬼怪出來打攪。你若把事體見得明白，心性耐得堅牢，憑他甚麼撓亂，這一件好事，我決要做成，這事便沒有不成之理。你若正這件事做得興頭，忽然鑽出個人來，像那九良星打攪蔡興宗造洛陽橋的一般灰一灰心，懈一懈志，前功盡棄。晁夫人一個女流之輩，罄囊拿出一萬四五千穀賑濟那鄉里飢民，這只怕那慷慨的男子也還做不出的事，他却輕省做了，却不知道也受了多少的鬧氣。若是沒有耐性的人，從那入秋的時節，也使個性子，糶不成這穀了。

晁無憂走來說道：『三奶奶，這糶萬把石穀不係小事，如何不托孫子，倒托兩個家人？我情願來與三奶奶效勞。』晁夫人說：『晁書晁鳳左右都是閑人，

叫他自已兩人糶罷，不要誤了你們的正事。』晁無憂道：『只怕他兩個存心不善；這樣貴穀，三奶奶，你只要十二個錢一升，他每升多要四五文，——就每升多要二三文，一二文，這就該多少錢哩？或將一石裏邊撥上四五升糶穀，或是精

糠，三奶奶，你都那裏查帳？若是我在裏面，這事那個敢做！三奶奶，你糶一斗，是你老人家一斗的福；你糶一石，是你老人家一石的福；如今爲甚麼丟了這些糧食，你老人家又沒積了福，叫別人賺了錢去？」晁夫人道：「這兩個狗頭，我恩養着他，幹這事，他就不怕我，沒的也不怕那神靈麼？一個救人命的東西，幹這事，他也不待活哩！」晁無妄道：「既三奶奶不用我糶穀，我替三奶奶看着糶粥罷。」晁夫人道：「你早說好來。我已叫了晁近仁合晁淳他兩個分管去了。」晁無妄道：「這三奶奶別要管他，你只許了口叫我去看，他兩個，我管打發他去，不用三奶奶費心。」晁夫人說：「我既叫了他來，他正看得好好的，爲甚麼打發他去？叫他看着罷了。」

晁無妄唯了一頭子灰，沒顏落色的往家去了。後來武鄉宦家煮了粥，晁近仁合晁邦辭了回來，晁夫人又叫他一遞五日幫着晁書們糶穀。晁無妄心中懷恨，故意的裝了兩壺薄熬燒酒喫在肚子裏，蓋着那×臉彈子猴屁股一般，踉踉跄跄走到

糶穀所在，恰好晁近仁、晁邦邦都在那裏合晁書、晁鳳算那一日糶出去的穀數。晁無

晏涎瞪着一雙賊眼，望着晁近仁兩個說道：『怎麼你兩個就是孔聖人，有德行的，

看着煮粥，又看着糶穀？偏俺就是柳盜跖，是強盜，是賊，拿着俺不當人，當賊

待，看着煮粥就落米，看着糶穀就偷穀！呃！你兩個喫的也够了，也該略退一

步兒，讓別人也呵點湯，看撐出薄屎潑來，沒替您漿褲子！賊狗頭！我把那

沒良心的媽拿驢子×××他的眼！』

晁近仁還沒做聲，晁邦邦恃着他的叔輩，又恃着有點氣力，出來問說：『晁

無晏小二子！誰是賊狗頭沒良心？你待×誰媽的眼？你每日架落着七叔降

人，你在旁裏戳短拳；你如今越發自己出來降人哩！』晁無晏道：『仔麼！我自

己單身降不起你麼？單只架落着七叔降人？今日七叔沒在這裏，俗兩個就見個高

低，怕一怕的不是那人×裏生的！』一邊就摘了帽子，陸了網子，脫了布衫子，

口裏罵說：『你要今日不打殺我的，就是那指甲蓋大的煞羔兒！』晁邦邦是好漢，

你就打殺我！」晁邦邦把一條板凳掀倒，踉下一條腿來，說道：「我就打殺你這臭蟲，替戶族裏除了一害，僧也馳馳名！」要撐着往外出來。晁近仁合晁書晁鳳狠命的將晁邦邦拉住，不叫他出來，說：「你看不見他喫了酒哩？理他做甚麼？等他醒了酒，你是叔，他是姪兒，他自然與你賠理。」晁無安說：「扯淡的×養們！我希望你拉他！我這裏巴着南牆望他打死我哩！再要拉他的，我×他媽那眼！我喫了酒，我喫了你媽那×酒來！」晁鳳說：「淳叔，你聽我說，你別合他一般見識。他紅了眼睛，情管就作下。你就待打帳，改日別處打去；您在這門口打帳，打下禍來，這是來補報奶奶的好處哩？」晁邦邦說：「我齊頭裏不是爲這個忤着，我怕他麼？你看他趕盡殺絕的往前撐。」那時街上圍住了無數的人看，他正在那人圍的圈子裏頭，光着脊梁，搔着頭，那裏跳搭。

那鄆城驛丞姓夏，叫是夏少坡，極是個性氣的人，從河上接了官回來，打那裏經過，頭裏拿板子的說：「順着，順着！」晁無安只當是典史，略讓了一讓，

抬頭認是驛丞，從新跳到街心，罵道：『仔細！我是馬夫麼？你驛丞管着我雞巴哩！哈兒嗨兒的！』

夏驛丞句句聽得甚真，自己把馬叉將回來，說道：『你攔着街撒潑，我怕括着你，叫你順順；我沒衝撞你甚麼，我沒曾說我管的着你那雞巴。但你也管不着我驛丞。你爲甚麼降我？』  
晁無憂說：『怎麼一個官兒只許你行走，沒的不許俺罵罵街？俺是馬夫？俺是徒夫？熬俺些麼送你？沒有錢，你打我哩！』  
夏驛丞說：『我怎麼只打馬夫徒夫？我就說說你這光棍何妨！』  
叫出那門裏頭的人來問說：『他爲甚麼在這裡罵？他罵的是誰？』

晁無憂說：『我罵的誰，我自身！不罵着郟城驛的驛丞！』  
晁無憂將從前以往的事告訴了詳細。  
夏驛丞說：『這們可惡！替我拿下去打！』  
打出禍來，我夏驛丞就有，往您下人推一推的也不是人！  
着實打！』  
兩個拿板子的起先拿他不到，添上那個打傘的，一個牽馬的，一個背拜匣

的，五個人服事他一位，按倒在地，剝了褲。他還口裏不乾不淨的胡罵。

夏驛丞說：『僭不打就別要打；僭既是打了，就剝他兩蒯，他也只說僭打來。僭不如就像模樣的打他兩下子罷！』喝着數打到五板。他還說：『由他！

我待不見你打哩！只怕打了擔不下來，你悔！』驛丞也不理他。打到十板，他才說：『我是喫了兩鍾酒，老爹合我一般見識待怎麼？』打到十五板，口裡叫爺不住，說：『小的瞎了眼，不認的爺，小的該死！』

夏驛丞只是喝了叫打。足足的二十五個大板，叫人帶到驛裏來：『等你先告狀，不如我先申了文書做原告好。』  
晁無妄說：『小的敢告甚麼狀？老爺可憐見超生狗命罷！』

夏驛丞只是不理，帶到驛裏，叫人寫了公文，說他攔街辱罵，脫剝了衣裳，扯羅驛丞的員領。他那媳婦子知道，慌了，央了許多街隣合鄉約公正，都齊去央那驛丞做了個開手，叫他立了個服罪的文約，放他去了。



晁邦邦們進去告訴了晁夫人。晁夫人說：「你看我通是做夢！外頭這們亂

烘，我家裏一點兒也不曉的。這不是自作自受的麼！別人還說甚麼着極，我聽

說他家裏還有好些糧食哩，放着安穩日子不過，這們作孽哩！」晁邦邦道：「你

可說麼？也可要他消受。年時這們年成，別人沒收一粒糧食，偏他還打了十一

二石菽麥，見囤着五六十石穀。他今年的麥子又好，二十畝麥子算計打三十石

哩。這可虧了他三個死乞白賴的拉住我，不教我打他，說他紅了眼，像心風的一

般，不久就惹下。說着夠多大一會，自己撞這二十五板子在唇上。」晁夫人

說：「這驛丞可也硬幫。當時沒聽的驛丞敢打人。」晁邦邦說：「有名的，人

叫他夏搔子。他恃着他的姑夫是楊閣老，如今縣上還怕他哩！」晁夫人說：

「噲道！你可沒要緊的惹他做甚麼？」晁書娘子插口說：「也是那一年這街上

打了衆人沒打他，他如今來補數兒哩。」晁邦邦說：「他們沒說麼？可有的就

是那一年打俺的那個去處。」晁書娘子又說道：「呃！叫七爺仔細！只剩下

他沒在這街上打哩。」晁邦邦說：「休忙！只怕也是看不透的事哩。」

再說晁思才一日裏叫人抗着三布袋大頭糝子，來到糶穀的處，叫晁邦邦合晁鳳攙在穀裏出糶與人，要換三布袋好穀與他。晁鳳說：「這事俺不敢做。前日

二哥還對奶奶說俺多賣了錢，穀裏攙糝子合糶哩。這要幹這個，可是他說的果真了。」晁思才說：「這沒帳。您這糶幾千穀哩，一石攙不的一升，就帶出去

了。您不合奶奶說，奶奶有耳報麼？」晁鳳說：「這族裏就只七爺一位，別說

攙在穀裏，就不攙，合俺也送得起兩石穀與七爺喫。難爲除了七爺，還有七家子

哩！不消別人，只叫二哥知道，我喫不了他的，只好兜着罷了。七爺，你就怪

我些也罷，不敢奉承。」晁思才說：「你替我放着，我自家合您奶奶說去。」

要見晁夫人。

看門的進去說了，請他進去。他見了晁夫人，把那話來說的細聲萎氣的道：

「嫂子，你是也使了些穀，渾身替你念佛的也夠一千萬人。如今四山五岳那一處沒傳了去？光只俺兩口子，這一日不知替嫂子念多少佛，願請姪兒多少。一日兩頓飯，沒端碗，先打着問心替嫂子念一千聲佛，這碗飯纔敢往口裏撥拉。」  
夫人道：「你老七沒的家說！你喫你那飯罷，你嚼說我待怎麼？我往後只面紅耳熱的，都是你兩口子念誦的。」  
晁思才道：「這沒的是嫂子強着誰來？只是嫂子的好處在人心裏。嫂子，你說：『晁思才，你變個狗填還我！』我與難兒，不變個狗，這狗還是人養的哩！」  
晁夫人道：「你待說甚麼正經話，你說罷，別要沒要緊的瞎淘淘！」  
晁思才道：「嫂子，你只不信我的這一個狗心，只說是淘瞎話，把我的心屈也屈死了！」  
晁夫人道：「誰這裏說你是假心哩？可只是有甚麼正經話，請說罷！」  
晁思才道：「你看嫂子！我這就是正經話。」  
晁夫人道：「再還有別的話沒有？若沒有話了，外邊請坐，我叫人收拾飯你喫。」  
就待往裏進去。

晁思才趕上一步說：「還有一事合嫂子說哩。我有三布袋穀，夠兩石，我嫌他黃米做不的水飯，換儂那糶的白穀，好撩水飯割麥子喫。」晁夫人說：「你那穀哩？」晁思才說：「抗在儂前頭哩。」晁夫人說：「脫不了是糶給人，黃穀沒的是不好的麼？你叫他們換給你去。」晁思才說：「我這裏就謝嫂子的作成。」作揖不迭。晁夫人說：「黃穀換白穀，謝甚麼作成？」

晁思才也沒等喫飯，出去對着晁鳳合晁邦邦道：「我合你三嬸說了，叫焙着數兒換給我哩！快些倒下換上，家裏還等着碾了喫晌飯哩！」晁鳳說：「淳叔，你看着，且消停，等我到家再問聲奶奶去，省得做下不是，惹的奶奶心裏不自在。」晁思才說：「我沒的有說謊的？你問何妨？只是怕耽擱了工夫。」晁鳳道：「我問聲奶奶不差，也就閣不了甚麼。」進去問說：「奶奶分付把七爺的那糶子換穀給他？」晁夫人說：「甚麼糶子！你七爺說他的是黃米，不好撩水飯，要換儂的白穀。我說：『脫不了是糶給人，黃米怕怎麼？沒的人家糶了去，都撩

水飯哩？」怎麼你說是糝子？」晁鳳道：「甚麼黃穀！是糠裏揚出來的大頭

糝子，叫我攪在穀裏糶給人家，可換好穀給他。俺沒敢依他，說來合奶奶說。

說奶奶分付叫炤着數把給他哩。」晁夫人扯頸子帶臉通紅的說道：「怎麼來！

誰煽烤着我糶穀？我拿糝子攪着哄人！要是糝子，不消換，各人守着各人

的！」

晁鳳出去說道：「虧我進去問聲！要不，這不又做下不是了。奶奶說：

「我的乃是黃穀換白穀。」這是穀換糝子。」晁思才老羞變成怒的罵道：「扯淡

的奴才！俺換了俺晁家的穀去，沒換了你這扯淡的奴才的穀！」千擣包，萬擣

包，罵個不住。又說：「忘恩負義！沒良心！沒天理！晁無妄那影子人待

來搶你的屋業，我左攔右攔的不叫他們動手。如今叫你守着萬貫家財，兩石穀不

換給我，我教你由他！你說有了兒子麼？」牡丹雖好，全靠綠葉扶持」。你

如今已是七十多的老婆子，十來歲的孩子，只怕也還用着我老七相幫，就使鐵箍子

箍住了頭麼？」叫人：「抗着借那穀，不希罕使他的！看我餓殺不！留着借秋裡蔭棗麩，也渾身丟不了。」晁淳，晁鳳，借留着慢慢的算帳，再看本事！」

晁鳳冤冤屈屈的對着晁夫人學那晁思才說的那話。晁夫人道：「王皮隨他們

怎麼的罷！我只聽天由命的！倒沒的這們些前怕狼，後怕虎哩！」

晁書娘子說：「何如？我說不該招惹他。沒的舍了四頃地，好幾十石糧

食，四五十兩銀子，惹的人家撒騷放屁的！」晁夫人道：「狗！沒的我做得不

是來？您只顧抱怨我！」晁書娘子方纔不做聲了。

再說縣官，那鄉宦們後來也都出來煮粥，都不去問他借，偏偏來問晁夫人借穀五百石與孤貧囚犯的月糧。晁夫人也只得應付去了。

那邵強仁的老婆，伍小川的兒子，說是被晁源的事把他累死，上門指了糶穀，每家賴了一石。又武義麥其心傅惠也來糶穀爲繇，都賴得殺去。

雖然山鬼伎倆無窮，亦幸得老僧的不睹不聞也莫盡，所以也不曾落他的障魔，畢竟成就了正果。

再聽後回結束。

## 第三十三回

尖書生廁上修椿

程學究棍中遺便

樂得英才爲教育，

先知羽翼斯文。

淑陶席上可爲珍，

案列凌雲策，

門羅立雪人。

•



惟慮冥頑能敗塾，

嬉遊荒業離羣。

一隅徒舉枉艱辛，

師勞功不倍，

弟怨道非尊。——右調臨江仙。

聖賢千言萬語叫那讀書人樂道安貧，所以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井口而食，易衣而出，其仕進必不可苟。』我想說這樣話的聖賢畢竟自己處的地位也還挨的過得日子，所以安得貧，樂得道。但多有連那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負郭之田，半畝也沒有的，這連稀粥湯也沒得一口呷在肚裏，那討疏食簞瓢？這也只好挨到井邊一瓢飲罷了，那裏還有樂處？孔夫子在陳，剛絕得兩三日糧，那從者也都病了，連這等一個剛毅不屈的仲由老官尚且努唇脹嘴，使性傍氣，嘴舌先生。孔夫

子雖然勉強說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我想那時的光景一定也沒有甚麼樂處。倒還是後來的人說得平易，道是『學必先於治生』。

但這窮秀才有什麼治生的方法？只有一個書舖好開。拿上幾百兩本錢，搭上一個在行的好人夥計，自己身子親到蘇杭買了書，附在船上；一路看了書來，到了地頭，又好賺得先看；沿路又怕橫徵稅錢；到了淮上，又怕那鈔關主事拿去攔腰截斷了平分。却不是一股極好的生意？但裏邊又有許多不好處在內：第一件，你先沒有這幾百銀子的本錢。第二件，同窗會友，親戚相知，成幾部的要賒去；這言賒即騙，禁不起騙去不還。第三件，官府雖不叫你納稅，他却問你要書。你有的應付得去，倒也不論甚麼本錢罷了；只怕你沒有的書，不怕你不問鄉宦家使那重價回他，又怕你不往遠處馬頭上去買。買得回來，還不知中意不中意。這一件是秀才可以做得生意，做不得了。至於甚麼段舖，布舖，綉舖，當舖，不要說沒這許多本錢，即使有了本錢，賺來的利息還不夠與官府賄墊，這個生

意又是秀才們做不得的。

除了這個，只得去拾大糞，整擔家挑將回來，晒乾，軋成了末，七八分一石賣與人家去上地，細絲白銀，黃邊錢，弄在腰裏。且是官府離得家裏莊田甚遠，這糞且運不回去。他除了上地，難道怕他取去喫在肚裏不成？但這等好生意，裏面又有不好在裏邊：第一件，人從坑廁邊走一走過，熏得你要死不活。被窩中自己放個屁熏得還要惡心頭疼，撞見一個糞担還要跑不及的迴避，如今自己挑了黃忽忽的一担把把，這臭氣怎生受得？若像往時不用本錢，將了力氣營利，倒也不管他遺臭罷了。如今那拉屎的所在，都是鄉先生孝廉公問官討去爲糊口之資的；那拾糞的必定先在那討廠的人家納了租稅，方許你在那廠裏拾晒。爲甚麼用了本錢不做那乾淨營生，却幹這惡臭的勾當？這件營連又是秀才們治不得生的。

又想出一件生意，却只也用本錢。但凡人家有賣甚麼柳樹棗樹的，買了來，叫解匠鋸成薄板，叫木匠合了棺材，賣與小戶貧家，殮埋亡者，人說有合子利錢。

那官府有死了人的，他用的都是沙板，不要這等薄皮物件；所以不用當行，也不怕他白白拿去。但這樣好生意，裏面又生出不好的來：第一件不好，一個好好的人家，乾乾淨淨的房屋，層層疊疊的都放了這等凶器，看了慘人。二件，新近又添了當行，凡是官府送那鄉宦舉人的牌扁，衙門裏邊做甚麼斷問版橋，提學按臨棚裏邊鋪的地平板，出決重囚，木驢椿樑：這都是棺材舖裏備辦。爲甚拿了本錢，當了行戶，做這樣忤害人不利市的買賣？所以這賣棺材又不是秀才治生的本等。

除了這幾樣，想有一件極好的生意出來。看官！你猜說這是件甚麼生意？却是結交官府。起頭且先與他做賀序，做祭文，做四六啓；漸漸的與他賀節令，慶生辰，成了熟識，或遇觀風，或遇歲考，或遇類試，都可以仗他的力量，考在前邊；瞞了鄉人的耳目浪得虛名，或遇考童生，或遇有公事，乘機屬托，可以徼幸厚利，且可以誇耀閭里，震壓鄉民：如此白手求財，利名兼盡，豈不美哉？却不知這等好事之中，大有不好之處：第一件，你要『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你要

結識官府，先要與那衙役貓鼠同眠，你兄我弟，支不得那相公架子，拿不出那秀才體段；要打迭一派市井的言談，熬鍊一副涎皮頑鈍的嘴臉；苗實處，還要拿出錢把鈔來時常的請他喫酒喫麵。聽事吏是兄，門子是弟，禮房先生是朋友，直堂書辦是至親，皂隸快手都是相識：把這些關節打通，你纔得與那官府講話。第二件，如今的官府，你若有甚麼士氣，又說有甚麼士節，你就有韓柳歐蘇的文章，蘇黃米蔡的臨池，且請你一邊去閑坐。必定有那齊人般的一副面孔，趙師驛般的一副腰骨，祝鮓般的一副舌頭，婁師德的一副忍性，還得那鐵杵磨針的一段工夫，然後更得祈禹狄的一派緣法，你便濃濟些的字，差不多些的文章，他也便將寬容納你了。既然結識了官府，你便走到衙門口傳桶邊，那些把門的皂隸，直宿的門公，倒也落得沒人攔阻，得以與那些管家相見。但這第三件，更要賠出小心，拿出和氣，費些本錢，服些低小，也不是要他在官府面前讚揚，只是求他不在官府面前撻毀。——有了這三件實落的工夫，便是那拔高接貴的成仙得道之期。但神仙又有

五百年一劫哩，畢竟要過了這一劫，神仙纔是神仙。若這個大劫過不去，日下雖然是個神仙，犯了劫數，打在地獄天牢裏受罪，比那別的鬼魂受苦更自不同。

看官！你再猜說是甚麼劫數？却是要保佑祝讚得那官府功名顯達，一些也

沒有跌磕。使那護法天尊成了佛祖，這演法的纔得做了伽藍。若是那相處的官踴躍一踴躍，這便是孫行者陷在火焰山，大家俱着。怕的是那彈章裏面帶上一個尊名，總然不做欽犯干連，這個麟閣標名，御覽相批，傳聞天下，妙不可言。又有喫了那官虧的百姓，惱得我的仇人都來歸罪，架說報冤，這纔關繫着身家性命。想到這利少害多，榮輕辱重，得暫失久，這等經營又不是秀才的長策。

夜晚尋思千條路，惟有開墾幾畝硯田，以筆爲犁，以舌作耒，自耕自鑿的過度，雨少不怕旱乾，雨多不怕水溢，不特飽了八口之家，自己且還要心廣體胖，手舞足蹈的快活。且更度脫多少凡人成仙作佛；次者亦見性明心。使那有利沒害的錢，據那由己不由人的勢，處那有榮無辱的尊。那官府衙役，大叔管家，除非

他尋上我的門來算計作踐，這是說不得的；却不是我尋上他的門去求他凌辱。所以千回萬轉，總然只是一個教書，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

但這教書又要曉得纔好。你只是自己開館，不要叫人請去。若是自己開的書堂，人家要送學生來到，好的我便收他，不好的我委曲將言辭去。我要多教幾人，就收一百個也沒人攔阻得；我若要少教幾人，就一個不收，也沒人強我收得。師弟相處得好，來者我也不拒；師弟相處不來，去者我也不追。就是十個學生去了兩個，也還有四雙；即使去了八個，也還剩一對。我慢慢的再招，自然還有來學。若是人家請去，教了一年，又不知他次年請與不請；榜年這節被人家辭了回來，別家的館已都預先請定了人，只得在家閑坐，就要坐食一年。且是往人家去，又要與那東家相處。若是東家尊師重友，成了好好相知，全始全終，好合好散，這便叫是上等。若再得幾個好率教的學生，不枉了父兄請師的好意，不負了先生教訓的功勞，名曰師生，情同父子，這又是上上等。若是那父兄村俗熏人，

輕慢師友，相待不成相待，禮文不成禮文，只那學生都是英才，這也還可曲就，此是二等。若是東家致敬盡禮，情文交至；學生却是頑皮。『生鐵必難成金，化龍定是鯀鱓。』使了東家的學貺，不見教導的功勞。目下不見超凡，已爲惶恐；後日墮爲異類，尋源更是羞人；這是教劣等的學了。若是自己處館，遇有這般劣貨，好好的辭他回去，豈不妙哉？人家請去的門館，撞見此等的冤家，還有甚麼得說？你不捏了鼻子受他一年？

狄員外的兒子狄希陳起先都是附在人家學堂裏讀書，從八歲上學，讀到這一年，長成了十二歲，長長大大，標標致致的一個好學生，凡百事情，無般不識的伶俐；只到了這『詩云』『子曰』，就如糊糊一般。從八歲到十二歲，首尾五年，自『趙錢孫李』讀起，倒也讀到那『則亦無有乎爾』。却是讀過的書，一句也背不出；讀過的字，一畫也寫不來。一來也是先生不好，書不管你背與不背，判上



一個號帖，就完了一日的工夫。三日判上個『溫』字，并完了三日的工夫。砌了一本做，叫大學生起個影格，丟把與你，惹他倒下畫，墜下畫。沒人指教寫，便胡塗亂抹，完了三四十張的紙。你要他把那寫過的字認得一個，也是不能的。若說甚對課調平仄，講故事，讀古文，這是不用提起的了。這一年十二月十五，早早的放了年下的學，回到家，叫人捍炮煨，買鬼臉，尋琉璃喇叭，鬪天弄井，無所不至。

狄員外自己原不大識字，凡是甚麼禮柬請帖與人通問的套語，都是與一個秀才趙鶴松代筆。因年節要與薛教授家素姐追節，備了衣服花粉，果品腥肴，停停當當的只等趙鶴松寫帖。却好趙鶴松搖會去了，不在家裏。

狄員外正在極躁，只見狄希陳戴了一個回回鼻子，拿了一根木斫的關刀，趕了一隻鹿尾的黃狗，吆天喝地的跑將過來。狄員外倒也不會理論。倒是狄希陳的母親看見，說道：『陳兒，過來！你讀了五年之書，一年認十個字，你也該認得』

五十個字了。頭長身大的學生，戴着回回鼻跳搭，極的個老子像猴似的！這帖子你不該寫麼？」狄希陳也不答應他娘，狐哨了一聲，在他娘面前跳了一跳，一陣的去了。直等趙鶴松回來，方纔寫了帖子，日西時分才打發送了禮去。

薛家收了禮，回了枕頂，男女鞋脚。回來到了燈下，狄員外娘子又指着狄希陳，說道：「這們大小，讀了五六年書，一個送禮的帖子還叫個老子求面下情的央及人寫，你也知道個羞麼？」狄希陳雌牙裂嘴，把兩隻手望着他娘舞哩。被他娘變了臉，一手扯將過來，胳膊上扭了兩把，他就撇着嘴待哭。他娘說：「好小廝！你仔細哭，我就一頓結果了你！你好好的拿那讀過的書來認字我看！」他還不動。他娘在胳膊上又是兩把。狄員外說：「你還不快着取書去哩？惹起你娘的性子來，你是知道的，我還敢扯哩？說我不管教你，只怕連我還打，沒個人拉他哩！」

狄希陳纔敦踣刷脚的取了纔讀的一本下孟子來。他娘掀開一張，指着一個一

個的叫他認。他指着那書道：『天字，上字，明字，星字，滴字，溜字，轉字。』他娘劈頸根一巴掌。狄希陳說：『怎麼呀？我認字罷，你又打我呀？』他娘說：『好小廝！我起你的皮！你哄你那傻爹罷了，你連我這不戴帽兒的漢子也哄起來了！誰家這聖人爺的書上也有「天上明星溜溜轉」來？』狄員外道：『這是怎麼說？我倒還沒聽出來哩。』他媽說：『了不的！了不的！這是你尋的好先生，教的好孩子！沒天理的男盜女娼！萬劫不得人身的臭忘八雜種羔子！把人家孩子就誤得這們樣的！罷，罷，我這飯喫不成，甯可省下來請個先生來家教他！你明日就去合他丈人商議，另請一個有些天理喫人飯的秀才，我寧可三茶六飯的服事他！』狄員外說：『自家的孩子不出氣，你只抱怨先生。你不信，另尋一個也不怎麼的，脫不了那年發水，神靈說他有個成都府經歷的造化哩。隨他去做成都府經歷罷。』他娘道：『你說的通是屁話！好叫你教孩子！成都府經歷可也要認的個字，沒的就不標個票子？他聽見你這話，他還想

待讀書哩？我不管！另請了好先生，他不用心讀書，我只合你算帳！你要明日不合他丈人去說，我就自己合他丈人去說！只怕他丈人聽說這們個杭杭子，只怕還退親哩！」  
狄希陳說：「罷，退親纔好哩！我還不待要那小薛妮子哩！住房子的小菊姐，不標致呀？」他媽說：「好，好，好長進的話！你爹信了那神靈的話，只怕還哄殺你不償命哩！」亂哄一後晌。

睡到次日清早，狄員外娘子催着狄員外起來，梳了頭，去拜薛教授，商量又另請先生。薛教授說：「這是極該。就是俺薛如卞，過了年也是十一了，通也不成個讀書。小冬哥也過了年九歲，也是該讀書的時候。不然，我請個先生教女塔合兩個兒罷。」狄員外道：「親家說那裏話。親家被那年水凍了，還不大方便。親家只替我留心躡訪個好學問的，儘請了他來家，管他的飯，束脩厚着些兒，只圖他用心教孩子們。」薛大哥合女塔都請過去讀書，都是我娣管，親家別要費事。」薛教授說：「要不我合親家夥着也罷。只是書房我可沒有，只得獨累

親家。」狄員外道：「書房不打緊，俗新要的楊春那地舖子，俗家有見成的木頭餘草，蓋上兩三座房，是都不打緊的事。到其間，還有個妻姪，也是十一二了，叫他四個在一堆讀書。」薛教授說：「我合親家都察聽着。」留狄員外喫早飯，沒坐，來了。

有一個程樂宇，名字叫程英才，是個增廣生員，原在水寨唐家教了二年學，年終辭了來家，嫌水寨離的家遠，要就近尋一個館。狄員外與薛教授商議要請他教書。狄員外說：「程樂宇爲人，合他相處了這些年，倒也沒有見他有甚麼難相處的事。每次也都考在前頭。」薛教授說：「爲人既好相處，又沒考不去，這就好。俗也還得個人先通一通兒，講講束脩，講妥了，俗可去拜他。」狄員外道：「親家說的是。我就教人合他說。」

狄員外使了一個投摺的沈木匠，是程樂宇的親戚，央他去說：「共是十二，十三四的四個學生，管先生的飯，一年二十四兩束脩，三十驢柴火，四季節禮在

外，厚薄憑人送罷。」沈木匠一一的說了。程樂宇一些也沒有爭論，慨然允了。沈木匠回了狄員外的話。

狄員外說：「既是請先生，還得旋蓋書房哩，就仗賴沈把總你來拾掇拾掇罷。這頭年裏也還有十來日的工夫，你先來收拾着木料，俗擦過節去就動土。」趕過了燈節，好教學生上學。」沈木匠應承去了。與薛教授商議，擇了十二月二十二日，同了狄員外的妻弟相朝，號棟宇，備了三個春生全帖，一個公請啟，回到程樂宇家拜過，遞了請啟。程樂宇也即日都回拜了。

狄員外看着沈木匠刷括梁棟宇闔門窻。轉眼到了正月初三吉日，興功修蓋。有錢的大家凡百方便，不足二十日蓋完了書房。

那年立的春早，天又暖和平，連牆都泥得乾淨。選了正月二十六日入學的吉日，請程樂宇到館。三個東家領了四個學生：狄希陳學問不濟，序齒他却是個學長；第二是相棟宇的兒子相于廷；第三是薛如卞；第四是薛如兼。送了贊禮，每

個三星。拜了四拜。三個東家遞了酒，坐了一會，別了回家。

先生上了公座，與他們上書。狄希陳讀的還是下孟。相于廷讀的是小雅。

薛如卞讀的是國風。薛如兼讀的是孝經。別的都易易的正了字下去，惟狄希陳

一個字也不認得，把着口教，他眼又不看着字，兩隻手在袖子裏不知舞旋的是甚

麼，教了一二十遍，如教木頭的一般。先生教，他口裏捱呀；先生住了口，他也

就不做聲。先生沒奈何的把那四五行書分爲兩截教他，教了二三十遍，如「對牛

彈琴」的一般；後又分爲四截，又逐句的教他，那裏有一點記性。先生口裏教他

的書，他却說：「先生，你看兩個雀子打帳！」先生說：「呃！你管讀

那書，看甚麼雀子？」又待不多一會，又說：「先生，先生，我待看吹打的去

哩！」先生說：「這教着你書，這樣胡說！」一句書教了百把遍，方纔會了；

又教第二句，又是一百多遍。會了第二句，叫那帶了前頭那一句讀，誰知前頭那

句已是忘了；提與他前頭那句，第二句又不記的。先生說：「我使的慌了，你且

拿下去想想，待我還惺還惺再教！」

却好放喫晌飯，狄希陳回去對着狄員外道：「這先生合我有仇。別的學生教一兩遍，就教他上了位坐着自家讀，偏只把我別在桌頭子上站着，只是教站的腿肚子生疼。沒等人說句話就噴。我待還跟着汪先生去讀書哩。」狄員外說：「快悄悄兒的！叫你娘聽見，扭二十把，下不來哩！」

相于廷說：「四五行書，先生總教了他夠三十遍，他一句也念不上來；又分成兩節兒教他，又念不上來；又分了四節子，他只是看雀子；又待去看門口吹打的。先生吆喝了兩句。」狄員外說：「你三個叫先生教了幾遍就會了？」相于廷說：

「我合薛如卞沒教，只正了正字。薛如兼教了三遍，就自家念上來了。」

狄員外說：「這先生同不的汪先生，利害多着哩。你還像在汪先生手裏撒

津。別說先生打你，只怕你娘那沒牙虎兒難受。」狄希陳說：「打呀！怎麼

井合河裏有蓋子麼？廚屋裏不是刀？俗家沒放着繩麼？另托生托生才新鮮



哩。」

狄員外長吁了兩口氣。他娘從廚屋裏看着人送了先生的飯，來打發狄希陳合相于廷喫了飯，兩個往學裏去了。先生又直着頸子教了半日，那裏教得會一句。將又天晚上來，只得放學；排了班，先生要出對子，對完了，纔許作一個找回去。

先生問說：「你一向都對的是幾個字的？」相于廷合薛如卞說：「對四個字的。」薛如兼不言語。狄希陳說：「汪先生手裏從來沒對對子。」先生把相于廷合薛如卞出了一個四字課：「穿花蛺蝶」。相于廷對了個「激水蛟龍」，薛如卞對了「點水蜻蜓」。先生都喜，說：「對的極好！」又出了一個兩字對：「薄霧」。薛如兼對了「輕風」。狄希陳等了半日，對了個「稠粥」。先生替他改了「長虹」。作揖辭了回去。

狄希陳到了家裏，跳天峻地，抱怨先生瑣碎，要辭了先生。次早，睡了不肯起來，把被來蒙了頭，推說身上有病，口裏唧唧噥噥的叫喚。狄員外慌做一團。

他母親摸得他身上涼涼爽爽的，又不發熱，罵道：『不長進的孽障！不流水起來往學裏去，你看我掀了被子，趁着光定上打頓鞋底給你！』

狄希陳使性謗氣，一頓穿上襖褲，繫上襪子，也只說他穿完衣服，要往書房裏去。他原來怕他娘當真揭被去打，所以穿上衣裳。穿了衣裳，仍自蓋了被子睡覺，說肚子太陽腰腿一齊都疼起來。又是他娘走去揭過被，拿了他的一隻鞋，掀開他的綿襖，脊梁上兩鞋底，打得殺狠地動的叫喚。

狄員外說：『你打他怎麼？只怕他真個是害那裏疼可哩。』他娘拿着鞋底，望着狄員外肩膀上結實實的打了一下，罵道：『我把你這個老虔婆，——我就合你對了！你待幾日，我也氣得過。』剛子昨日上學，今日就粧病，守着你兩個舅子，又是妹夫，學給你丈人，叫丈人丈母惱不死麼！』

狄員外左哄右哄，哄的穿上道袍子，叫了狄周送到他書房裏去。別人拿上書去，湯湯的背了，號上書，正了字，好不省事。只是這個『成都府經歷老官』，

從此以後，先生在外邊費嘴，他令尊令堂在家裏磨牙。若不讀書，也不會頑，這也還叫人可憐而不可怒，恰又亘古以來的奇怪頑皮之事都是他幹將出來。

一日夏天，先生白日睡個晌覺，約摸先生睡濃的時候，他把那染指甲的鳳仙花敲了一塊，加了些白礬，恐那敲濕的鳳仙花冷，驚醒了，却又在日色裏晒溫了，輕輕的放在先生鼻尖上面，又慢慢的按得結實。先生睡起一大覺來，那花已蔭得乾燥，吊在一邊，連先生曉也不曉得，只是染得一個血紅的鼻子。先生照鏡，見好好的把個鼻子敲了，悶悶可可的不快活。那曉得是他弄的神通。

茅坑邊一根樹樵，先生每日拔了那根樹樵，在坑岸擰了屁股解手。他看在肚裏，一日，他却起了個早走到書房，拿了刀把那樹樵着根的所在周圍削得細細的，止剩了小指粗的個帶絲，仍舊把土遮了。先生喫過了早飯，仍舊又上坑解手，三不知把那樹樵一扳，腦栽葱跌得四馬攢蹄，仰在那茅坑裏面，自己又掙不起來。小學生又沒本事拉他，只得跑去狄家叫了兩個覓淡，不願齷齪，拉了出來。脫了

一身衣裳，借了狄員外上下衣巾鞋襪，走了家去，把那糞浸透的衣裳足足在河裏泡洗了三日，這臭氣那裏洗得他去。看那樹樾，却是被人削細了那根腳，追究起來，再沒有別人，單單的就是狄希陳一個，告訴了狄員外。只得再三與先生賠禮，將那借穿的一橢衣裳賠了先生。

一日，有一個朋友來尋程樂宇說話，程樂宇同他出去。狄希陳見先生去了，爬在院子裏一株大槐樹上頑耍。忽然先生走了回來，熱得通身的汗，解了衣服，叫學生撥了一把椅子，放在樹下乘涼。他見先生坐在樹下，又不敢走得下來，急了尿，從樹上呼呼的溺了下來。先生伸了頭，正在那裏打盹，可的灌了先生一口，淋得先生醒來，喚下來打了十來板子。

一日，放了晚學，走到那山溪裏邊洗澡，遠遠看見程樂宇走到，他把河底裏的沙泥帶頭帶臉塗抹得遍身都是。程樂宇乍然看見，也還喫了一驚，仔細認得是

人，又細看方知就是狄希陳，問說：「你洗澡便了，却爲何滿身都塗抹了泥沙？」

他說：『我若不塗了臉面，恐怕水裏鑽出龜鼈來，要認得我哩！』程樂宇適然撞見薛教授，正立在門前，告訴這事，又是可惱，又是可笑。

一日裏，見先生坐在那裏看書，他不好睡覺，粧了解手，摘了出恭牌，走到茅廁裏面，把茅廁門裏邊門了，在門底鋪了自己一條夏布裙子，頭墊了門枕，在那裏『夢見周公』。先生覺得肚中微痛，有個解手之情，拿了茅紙走到那邊推門，那門裏邊是闔的，只道有學生解手，走得回來；肚內漸疼得緊，又走了去，依舊不會開門，只得又走回來；等了又一大會，茅廁門仍舊不開，查係誰個在內，人人不少，單只不見了一個狄希陳。先生之肚又愈疼難忍，覺得那把把已鑽出屁眼來的一般，叫人去推那廁門，他也粧起肚疼，不肯拔了闔關，且把那肩頭抗得那門樊噲也撞不進去。人說：『先生要進去出恭，你可開了門。』他說：『哄我開了門，好教先生打我！』程樂宇說：『你快開了門，我不打你。』他說：『果真不打我？』先生，你發個誓，我才開門。』先生又不肯說誓，他又不肯開門，問不容

髮的時候，只聽得先生褲內澎的一聲響亮，稠稠的一脰大屎盡撒在那腰褲襠之內。極得那先生跣了跣脚，自己呢罵道：『教這樣書的人比那忘八還是不如！』相于廷只得回去與他姑娘說了，拿了狄員外的一腰洗白夏褲，又叫狄周來伺候先生洗刮換上。辭如卞口號一首詩道：

孔門三千徒弟，誰如狄姓希陳？

染鼻滿尿拔櫛，專一侮弄西賓。

第三十三回

劣書生廁上修楷  
程學究棍中遺便

# 第三十四回

狄義士掘金還主

貪鄉約婪物消災

身世百年中，

汎汎飄蓬！

床頭堆積總成空。

惟有達觀知止足，

清白家風。

。



可笑嗜財翁，

心有錢蟲！

營營徵逐意忡忡，

覓縫尋頭鑽鴨子，

不放些鬆。——右調浪淘沙。

那求仙學佛的人雖說下苦修行，要緊處先在戒那『酒』『色』『財』『氣』。這四件之內，莫把那『財』字看做第三，切戒處還當看做第一！我見世上的人爲那『酒』『色』『氣』還有勉強忍得住的，一犯着個『財』字，把那『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且都丟在一邊。人生最要緊的是那性命，往往人爲了這『財』便就不顧了性命，且莫說管那遺臭萬年，千人咒罵。若是這『財』，喪了良心，塗抹了面孔，如果求得他來，便也只圖目下的快活，不管那人品節概的高低，倒也罷了。誰知這件『財』字的東西，忒煞作怪，冥漠之

中差了一個財神掌管，你那命限八字之中該有幾千幾萬，你就要推却一分也推却不去；你那命裏邊不是你應得之物，你就要強求分釐毫忽，他也不肯叫你招來；你就勉強求了他來，他不是挑撥那病鬼來纏他，乘機逃在那醫人家去，或是勾引孽神殞碎，他好投充勢要之家，叫你分文不剩，空落一身狼狽。

當初尉遲敬德在那隋末的時候，還做那打鐵的匠人，空負了滿肚的英雄，時運不來，且要受那淒涼落拓。

一日五更起來，生了爐火，正要打鐵，只見一個人長身闊膀，黑面虬髯，好似西洋賈胡一般，走來要尉遲敬德配一把鎖匙。尉遲敬德認了他一認，問說：「我側近邊曾不見有你這人；若是外來的遠人，如何得來的恁蚤？」那人說道：「我是財神，掌管天下人的財帛；因失落了庫上鑰匙，煩你配就。」尉遲敬德說道：「我如此一條猛漢，這樣貧困，在此打鐵爲生，口也糊他不足；你既係財神，何不相濟？」財神說道：「你是大富大貴的人，但時還未至。我見與你看守一庫銅

錢。你若要用，約得若干濟事，你可寫個支帖交我，我明日送到這村東柳樹下堆垛，你五更去取便得。」

尉遲敬德取過一張紙來，正待要寫。那神說道：「帖上不必書名；你只寫鄂公支錢若干卽是。」尉遲敬德問說：「你可以與我多少？」神說：「脫不了是你應得之物，多少任意。」尉遲敬德說：「我只取三百萬。」寫完帖，交與了那神，作別而去。

次夜五更，尉遲敬德起來走到村東柳樹底下，只見山也似的一大堆錢。尉遲敬德每邊肩上先自己抗了二三十吊，走到家來，叫起四隣八舍同去與他抗錢。內中有乘機竊取的：或是纏在腰裏，或是藏在袖中，那錢都變了青竹蛇兒，亂鑽亂咬；也有偷了家去的，都變成了蛇，自己走到敬德家中。惟其成了活錢，所以連看守也是不必的。

敬德得了這股財帛，纔有力量輔佐唐太宗東盪西除，做了元勳世冑，封了鄂

公，賜了先隋的一庫銅錢。開庫查點，按了庫中舊冊，剛剛的少了三百萬，又掀到冊的後面，當日敬德寫的張票都在上邊。

看官聽到此處，你說這財帛豈可強求？所以古來達人義士，看得那仁義就似泰山般重，看得財物就如糞土般輕，不肯蒙面喪心，寡廉鮮恥，害理傷天，苟求那不義的財帛。至於遇着甚麼失落的遺金，這是那人一家性命相關，身家所繫，得了他的未必成用，斷是人禍天災。人到這個關頭，確乎要拿出主意，不要錯了念頭，說『可以無取，可以取』的亂念，務必要做那江夏的馮商。若說常有人家起樓蓋屋，穿井打牆，成窖的掘出金銀錢鈔，這其實又無失主，不知何年何月何代何朝迷留到此，這倒可以取用無妨，不叫是傷廉犯義。

有那樣廉士，不肯苟求。管寧合華歆鋤地，鋤出一錠金子。管寧只當是瓦礫一般，正眼也不會看，用鋤撥過一邊。華歆後來鋤着，用手拾起，看是金子，然後揀在一邊。旁人就看定了他兩人的品行。果然華歆後來附了曹操，殺伏皇

后，廢漢獻帝；管寧清風高節，濁世不污。

一個羊裘翁，五月熱天，沒有衣裳穿得，着了一領破羊皮襖，打柴度日。路上一錠遺金，有一個高人走過，把那錠金子踢了一踢，叫那羊裘翁拾了去用。

羊裘翁說：『你會見五月裏穿羊裘的人是肯拾入金子的麼？』他的意思，說道：

『既是肯拾金子的人，實是無所不爲，蠅營狗苟的；既是無所不爲，蠅營狗苟，這五荒六月，斷然就有紗衫，紗褲，紗服，紗裙，紗鞋，紗襪的穿了，何消還着了羊皮打柴受苦哩？』

這都也還是鬚眉男子，烈氣的丈夫，不足爲異。還有那婦人之中，大有不凡識見。

一個李尚書名字叫是李景讓，兩個弟弟：一個叫是李景溫，一個叫是李景莊。三個小的時候，死了父親；他的母親還在中年以下，守了三個兒子過日，家事甚是蕭條。一年夏裏連雨，灌倒兩堵高牆；止了雨，叫人整理，牆腳掘出一隻船來，

船中滿滿的都是銅錢，請了那李夫人去看。夫人說道：『這是上天憐我母子孤寡，以此相周；但係地中掘出，所用無名，終是不義。若上天見憐孤寡，三子見在讀書，使各自成名，把此錢作爲後日俸祿。』仍叫人依舊掩埋，上面壘了牆界。後來果然李景讓做到尙書，景溫景莊官居方面。

看官聽說！你道我說許多話頭作甚？如今要單表狄員外掘藏還金的事情。

却說狄員外與薛教授合請了程樂宇教他兩家子弟，在他間壁新買的一所閑空地蓋蓋造書舍，俱已蓋完。狄員外看了人在那裏打掃，恰好正衝書房門口一株玫瑰花，半枯不活的。狄員外說：『這株朽壞的花木不宜正衝了書房，移到他井池邊去，日日澆灌，或者還有生機。』叫人掘到根下，只聽的素然一聲；掘將起來，原來是一個小小的沙罈，罈內滿滿的都是銅錢，錢下邊又是大小塊錠不等的銀子。狄員外道：『早教楊春自己掘得，這房基也不消賣了。我想人謀不如天算。』

那一年發水，家家都被了水患，偏我得了許真君的護祐，家財房屋，一些也沒會沖去；受了這樣的護持，還不做那好人，圖那不義之財作甚？我這有飯喫的人家，得這點子東西也顯不出甚麼富；若是楊春這窮鬼得了，這全就是他富家哩。使了不上八兩銀子買了這地舖，剛剛的纔五六個月，得這望外的浮財，一定不好。」主意拿定不要他的，使人叫了楊春來到。

楊春說：「狄官人，我聽見人說你在地舖子上掘了些東西，你使人叫了我來，莫非分些與我麼？」狄員外領了他看，說道：「這不夠你方便的麼？」楊春說：「有了這些，自然方便；但我那裏有這造化？這株玫瑰花是我種的，我難道沒刨這地？却怎麼掘他不着，偏是狄官人你就掘着了？可見這是你的造化。」狄員外說：「這原是你的地舖裏東西，你自拿去買幾畝地，過日子去。那年水不沖我的，就是龍天看顧，還希圖這個做甚？」楊春道：「你說的甚麼話。我一個錢賣己你，清早寫了文書，後晌就是你的物業；你掘幾千幾萬，也就不與我相干

了。況且文書寫的明白，土上土下盡係買主。如今待了這許多時，連房子也都蓋了，掘出東西，叫我拿去，也沒有這理。你老人家有仁義，爲我的窮，你分幾吊錢已我，我替你老人家念佛；你一個錢不分已我，這是本等，我也只好說我沒造化罷了，也沒有怨你老人家的事體。」狄員外道：「這東西是我自己掘出來的，又沒有外人看見，我藏過了不說，誰人曉得？我既叫了你來，這是我真心與你。我決意不要的，你快些收拾了回去。」

楊春只是求分，狄員外只是全與。楊春說道：「我這一個窮人，驟得了這許多銀錢，就是無災，一定有禍，不如你這有福氣的得了去，些微分點與我，倒是安穩的營生。」狄員外道：「你得了這個就是造化到了，那裏就擔架不起？你得了這個，只是往好處裏想，行好事，感激天老爺，神靈自然就保護你了。你若只往不好處想：「我會問某人借二升糧食，他不給我；曾問人借件衣裳，他沒應承我。如今怎麼也有了錢！」指望就要堵人家嘴，穿好的，喫好的，這可就是你



說的那話，「沒災也有禍」了。」  
楊春道：「你老人家教誨的極是！只是我好都拿了去？也要消受。」

狄員外就叫掘地的那個覓漢：「你就與他抬去。」又對楊春說：「這是他掘出來的。你待謝他些甚麼，這却在你，這個我不攔阻。」  
楊春方才與狄員外叩

頭作謝，說道：「如今世上的人，誰是你老人家這心！人只說是天爺偏心，那年

發水留下的，都是幾家方便主子。我掐着指頭兒算，那留下的，都不是小主子們

歪哩。像你老人家這心腸，天爺怎麼不保護？」  
狄員外說：「你得了這點子東

西，白日黑夜的謹慎。如今偕這裏人都極眼淺，不知有多少氣不上的哩！還

有一件：那鄉約秦繼樓合李雲菴，這兩個歪人，他也只怕要瑣碎你。你可招架着

他。」  
楊春道：「大官人，你說的極是！我仔細着就是。」

那個覓漢尋了繩杠絡住那罈，合楊春抬到家去。  
楊春的母親合他媳婦見抬了

一個罈去，說道：「怎麼？叫了你去，分與了一罈酒麼？」  
楊春說：「可不仔

麼？叫我說着沒極奈何的，給了我一罈薄酒來了。」

二人抬到屋裏，他娘合媳婦子方才知是銀錢，說：「他掘了多少？就分這們些給你？」楊春說：「就只這個，都給借來了。」拿了一個小葦籬倒在裏面，也只好有二三十來吊的錢，二百兩多銀子罷了。

楊春拿了七八拿錢放在那覓漢袖裏，又揀了兩塊夠十來兩的銀子與那覓漢；那漢又自己在葦籬裏拿了又夠十來兩的兩塊，說：「這直當的買二畝地種；你給我的那點子，當的什麼事？」說着，往外就跑。楊春往外趕着說道：「你怎麼就去了？沾一壺借喫鍾！」覓漢說：「大官人還等着我做甚麼哩，改日擾你罷。」家去回了狄員外的話。

狄員外道：「他分了些給你？」覓漢說：「給了我七八拿錢，夠十來兩銀子。叫我又自己拿了他兩塊，也夠十來兩。」把那銀子錢都倒在地下，數得錢是二千五百三十四文，銀子共秤了二十一兩四錢。狄員外說：「便宜你這狗頭！這就

是你一生過日子的本兒。你拿來，我替你收着，到了你手裏就打夥子胡做。——也罷，把那錢的零頭兒給了你罷。』那覓漢彼時喜喜歡歡的謝過去了。

再說楊春得了這些物件，倒也狠命的聽那狄員外的教訓，着實的謹慎。但小人家的過活，淺房淺屋的去處；家裏又有兩個不知好歹的孩子，搖地裏對了人家告訟，說他家有一罈銀錢；那日覓漢與他抬了回家，多有人看見；又兼狄家的覓漢夥伴不會分得銀錢的，心裏氣他不過，到處去彰揚，不止他本村揚說的一天一地，就是隣莊外縣都當了一件異事傳說。一個說成十個，瞎話說是真言。果不然動了那二位鄉約的羶心，使人與他說道：『如今朝廷因年歲飢荒，到處要人捐賑。楊春是甚麼人！掘了這幾十萬的金銀，不報了官，却都入了私己。每人分與我們千把兩便罷，不然，我們具呈報縣，大家不得！』

楊春聽見，慌做了一團，悄悄的去與狄員外商議。狄員外道：『我說這兩個

不是好人，果不其然！論我倒也合他兩人相知。他如今待喫肉哩，就是他老子一巴掌打了他的碗，他待依哩？你若說輸個己，給他些什麼，少了又拿不住他，多了這又是「大年五更呵黏粥，不如不年下」了。且是一個降動了，大家都要指望。——要不，你只推我，你說：「我得的是甚麼，你只問狄賓梁去。」你叫他問我，我自有話答對他。」

鄉約等不見楊春回話，又叫人傳了話來，說：「你叫他到城裏去打聽這大爺的性兒。」只聽得鄉約放個屁，他流水就說「好香，好香」，往鼻子裏抽不迭的。

我申着你掘了一萬，你就認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兩，只怕這一兩也還要你認。你叫他仔細尋思，別要後悔！」楊春道：「我的個地舖子已是賣出去夠半年了，從那些年俺爹手裏埋了一小罈子錢，迷胡了尋不着，上在賣契裏邊講過，掘着了，仍還原主。」昨日狄官人移玫瑰花尋着，還了我，脫不了那罈子合錢都見在；要是幾千幾萬，可也要屋盛他。我除了這兩間草房，還有甚麼四房八挖拉哩？要說叫我

擺個直道請他二位吃三盃，我這倒還也擎架的起；成千家開口，甚麼土拉塊麼？」

來傳話的人把他的話回了鄉約。那鄉約說道：「你叫他長話短說。若說每人一千，這是唬虎他的話。他實得了三四十吊錢，夠二百多兩銀子。叫他每人送俺五十兩，這是銀子，合俺平分；那錢叫他自家得了罷。若再不依，這就叫他休怪了。」

楊春聽見，又去與狄員外商議。

狄員外沉思了一會，說：「這事按不下。」

這兩個人，你就打發了去，後邊還有人挾制，不如他的意思，畢竟還要到官，如今爽利合他決絕了罷。」

楊春說：「他打哩真個申到縣裏，那官按着葫蘆擺子兒，可怎麼處？」

狄員外說：「你昨日說這錢是你爹埋下的，文書上寫的明白。這話回的他好，你往外不拘到那裏都依着這話答對就好。」

楊春聽了這話回去，自家先到了秦繼樓家，說：「那年俺爹埋了罐子錢，迷糊了尋不着；昨日賣這地鋪子，文書上寫的明白，狄官人移玫瑰花掘出來，還了我，

這都是仗賴二位約長的洪福。我明日治一根菜兒，家裏也沒去處，就在前頭廟裏請二位約長喫三鍾。要首光降，我就好預備。——我還沒去見李約長哩。」秦繼樓說：「你沒要緊費這們大事做甚麼？留着添上好使。俺喫你兩鍾酒，堵着額子，還開的口哩？你得的你爹的錢，又沒得了別人的，罷呀待怎麼！只是這們大事，俺不敢不報，這大爺的耳朵長多着哩！你請李雲庵，請與不請，他去與不去，我可不好管的：你可別爲我費事。我倒不爲沒工夫，實是不敢枉法騙人酒食。」楊春說：「你老人家是個約正，我不與你講通了，可怎麼去合李約長說？」秦繼樓說：「你只管合他說去，怕怎麼的？各人的注意不同。打哩他有沒甚麼話說，我沒的好合你爲仇？落得「河水不洗船」哩。」楊春說：「我再去見李約長，看他有甚麼話，我再回來。」

楊春又到了李雲庵家。李雲庵說：「貴人踏賤地呀！可是喜你平地就得這萬兩的財帛。流水買地，我替你分種地去。」楊春說：「甚麼萬兩的財帛？

壞塊麼？ 萬兩財帛！ 那狄官人怕銀子咬手，他不留下，都給了我？ 我治了根

素菜，明日在前頭廟裏曲待二位約長到那裏喫三盃。 我剛纔到了秦約長那裏，他

說他沒有主意，單等着你老人家口裏的話。 你老人家只吐了口，肯去光降，他沒

有不去的。」 李士庵說：「你看這秦繼樓的混話；他倒是約正，倒說等着我！——

你會做好人，把惡人推給我做。——我合你實說：他合我算計來，開口每人問你要五

十兩，實望你一共四十兩銀子也就罷了。 你要不依，俺申到縣裏，就完了俺鄉約

的事了。 只看你的造化。 大爺信你的話，說這是你爹埋的，不問你要，也是有

的；按着葫蘆搗子兒，這也是定不住的事。 一似這擺酒的話不消提。」

楊春領了一肚子悶氣回去，仍去合狄員外商議。 狄員外說：「你去了，我又

尋思，百動不如一靜的。 叫他弄到官兒手裏，沒等見官，那差人先說你掘了銀

錢，措你一個夠。 官說你得不止這個，措着一五一十的要。 你沒的給他，刑

拷起來，也是有的。——要不然，你出些甚麼給他也能，難得只叫鄉約堵住額子不

言語，別的旁人也不怕他再有閒話。那鄉約爲自己，他自然的照管他。可知得

多少打發的下來？」楊春說：「剛纔李雲庵的口氣，說要兩個共指望四十兩銀

子。」狄員外說：「這就有掂量了，看來三十兩銀打發下他來了。要是這個，

還得我到跟前替你處處。你家去，爽俐狠狠給他三十兩，打發他個喜歡。你去

拿了銀子來，我着人去請他兩個到我家裏合他講話。」楊春流水回去取銀。

狄員外還差了前日的冤漢李九強去請二位鄉約來家講話。

李九強先到了秦繼樓家，說：「主人家請到家中說話。」秦繼樓問：「待合

俺說甚麼？」李九強說：「怕不的是爲楊春的事哩。」秦繼樓說：「你主人家

怕錢壓的手慌麼？」一萬多銀子都不自地乾給了人，是風是氣哩？」李九強說：

「主人家也不是風，也不是氣，只說那一年發水沒沖了，凡百往那好處走，補報天

老爺。」秦繼樓說：「既是自家不希罕，我給他一少半，把一半給了官，也落個

名聲。」李九強說：「多少哩！渾同一小沙罈子錢；沒多些銀子，有了百十兩



罷了。」秦繼樓道：「你知不到，多着哩。」李九強道：「我掘出來的，我合他送去，我倒道不知道哩？我合他送到家，他還給了我兩吊三四百錢，夠十兩多銀子。」秦繼樓說：「走，我合你去。」李九強說：「我還去請李約長哩。」秦繼樓說：「我合你就過他家有罷。」

二人同到了李雲庵家。秦繼樓說：「狄賓梁叫人請你，不知合你說什麼，借到他那裏。」又說：「李九強，你先去。我聽說你家新燒了酒，俺去擾三鍾。」李九強道：「也罷，我先往家裏說去。」

狄員外叫家裏定下菜，留他們酒飯。狄員外娘子說：「沒廉恥砍頭的們，不看借一點體面！別人家的錢，給他酒喫飯喫哩！」狄員外說：「這們的錢，他不使幾個，沒的乾做鄉約捱板子麼？」

說着，秦繼樓合李雲庵都到了；讓進作了揖，坐下。狄員外開口說：「楊春屢次央我在二位跟前說分上；我說：『這乾分上說不的。』我沒理他。他剛纔

又來皮纏。我說：「你肯依我破費些什麼，我替你管；你要一毛不拔，這我就不好管的。」我叫他家去取些什麼去了。二位凡事看我的分上，將就他，不合他一般見識罷。」秦繼樓說：「賓梁有甚麼分付，俺沒有不依的；可是這一年家，大事小節，不知仗賴多少，正沒的補報哩。」

說着，楊春也就到了。

狄員外問說：「取來了沒是那數兒？」

楊春說：

「是。」狄員外接過來看了一看，又自己拿到後邊秤了一秤，高高的不少，拿出來說道：「三十兩薄禮，二位買件衣裳穿罷。本等該叫他多送，他得的原也不多，只是看薄面。」

李雲庵只是看秦繼樓。

秦繼樓說：「既是賓梁分付了，屁也不許再放！論

起理來，看着賓梁的體面，一厘也不該要；只是這鄉約的苦，賓梁是知道的，他們的錢不使幾個，只是喝風了。」狄員外又說：「還有一事奉央：再有甚麼人說閒話，可要仗賴二位的力量壓伏哩。」秦繼樓道：「好賓梁，何用分付！」「要人

錢財，與人消災。」沒的只管自己使了錢，就不管別的了？」狄員外一面叫人揩桌子端菜。秦織樓說：「沒的好真個取擾不成？」狄員外說：「實告，早有這個意思好預備；這是這一會兒起的意思，可是一些什麼沒有，新燒酒三盃。」秦織樓說：「這酒燒的，不沽早些？」狄員外說：「這是幾甕常酒醇子，那幾日狠暖和，我怕他過了，開開，還正好。」

正說，一面四碟小菜，四碟案酒，四碟油果，斟上燒酒。二位鄉約不惟與狄員外叙說家常，且是合楊春亦甚親熱，說：「合令兄極是相厚。令兄待我，就如待自己的兒女一般；俺可也沒敢錯待令兄，就如待奉自己娘老子一般。你若先說令兄來，可俺也沒有這些閑屁，也不消又勞資梁費這們些事。」

楊春又要次日奉請，又請狄員外陪。這倒是李雲庵說道：「罷，俺既是看了你令兄的分上，這就是了。借這裏小人口面多，俺搖旗打鼓的喫了你的酒，再有人撒騷放屁的，俺不使出頭管你。」狄員外道：「雲庵說的有理。你有心不在

近裏，改日有日子哩。」一面說話，一面上了兩碗攤雞蛋，兩碗臘肉，兩碗乾豆角，一尾大鮮魚，兩碗韭菜海豆腐，兩碗煎的藕，兩碗肉鮮，雞湯，鍋餅，大米薄豆子，喫了個醉飽。

楊春先辭了回家。

秦繼樓說：「俺這幾兩銀子，俺沒使着楊春的，這回白是

客梁給了俺幾兩銀子。

俺也想來，這白拾的銀子，只許他使麼？俺當鄉約，白

日黑夜的耽驚受怕，爲甚麼來？」

狄員外說：「這使他幾兩銀子也不差。我那

起初掘着，心裏想待要捨在那廟裏，或是濟貧；我想，這也無爲，既是他的地鋪子

掘的，還給了他罷。看來也不多的帳。李九強得了他夠兩吊多錢，十來兩多銀

子，這剛纔又去了三十，剩的也看得見了。要後有甚麼人的閑話，你二位給他招

架招架，這就安穩了。」兩個亦別了回去。

後來那小人妬忌的口嘴，怎能杜得沒有人說話？果然虧了兩個鄉約出頭與他

攔護，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他倚托了兩個鄉約成了相知，又有狄員外凡百照

管，那得的銀錢，從此也就敢拿出來使用，買了四十畝好地，蓋了緊湊湊的一塊草房。他一向有些好與人賭博，所以把一個小小過活弄得一空，連一點空地鋪也都賣弔。他合該造化來到，手上就如生了丁瘡一般，平日那些賭友，知他得了白財，千方百計的哄他，他如生定了根，八個金剛也拾他不動。就是那兇漢李九強得了那兩弔錢，二十多兩銀子，也成了個過活。

雖說是『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連時？』畢竟還得那『貴人提掇起，才是運通時。』

## 第三十五回

無行生賴牆爭館

明縣令理枉伸冤

瞿唐棧道，

劍閣羊腸，

從來險路應嗟。

蜂針似箭，

蠶尾如槍，

惱人聲惡烏鴉。

鬼蜮會含沙，

豺虎相爲暴，

野寺黎園：

此般異類，

這樣窮奇，

豈愁他？

\*

惟有一種兇邪：

宮牆托跡，

誦讀名家，

負嶠據器，

時時擾亂官衙；

生事強爭差捏，

無情嘜語，

費嘴磨牙。

等得神明法吏，

方殺兩頭蛇。——右調望海潮。

却說往日與人做先生的人畢竟要那學富道高，具那胸中的抱負，可以任人叩之不窮，問之即對；也還不止於學問上可以爲師，最要有德有行，有氣節，有人品，成一個模範，叫那學生們取法看樣。學生們裏邊有富厚的，便多送些束修，供備先生，就如那子弟們孝順父兄一般，收他的不以爲過；有那家裏寒的，實實的辦不起束修，我又不曾使了本錢，便白教他成器，有何妨礙？『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可見這師弟的情分也不是可以薄得的。

但如今的先生就如今日做官的心腸一樣：往時做官的原爲『致君澤民』，如今



做官的不過是爲『剝民肥己』；所以不得於君，不覺便自熱中。往日的先生原爲『繼往開來』，如今做先生的不過是爲『學錢糊口』；所以束修送不到，就如那州縣官恨那納糧不起的百姓一般；學生另擇了先生，就如那將官處那叛逃的兵士一樣。若是果真有些教法，果然有些功勞，這也還氣他得過；却是一毫也沒有帳算。

不止一個先生爲然，個個先生大約如此。不似那南邊的先生，真真實實的背書，真真看了字教你背，還要連三連五的帶號；背了，還要看着你當面默寫；寫字，真真看你一筆一畫，不許你潦草，寫得不好的，逐個與你改正，寫一個就要認一個。講書的時節，發出自己的性靈，立了章旨，分了節意，有不明白的，就把那人情世故體貼了譬喻與你，務要把這節書發透明白纔罷；講完了，任你多少徒弟，各人把自己的識見，大家辨難，果有甚麼卓識，不難『捨己從人』。凡是會課，先生必定先要自做一首程文，又要把衆學生的文字隨了他本人的才調與他刪改，又還要尋一首極好的刊文與他們印正。這樣日漸月磨，循序化誨，及門的弟

子，怎得不是成才？怎得不發科發第？所以這南邊的士子盡都是先生人方的工夫。

北人見那南人的文字另是一段虛靈，學門另是一般穎秀，都說是那名山秀水，地靈人傑，所以中這樣文人；從古以來，再沒有一個人曉得這北人的天資穎異，大過於南方，真真不愧於生知。

看官自想！我這話不是過激的言語。北邊每一鄉科，每省也中七八十個舉人；每一會場，一省也成二三十中了進士，比那南方也沒有甚麼爭差。那南方中的舉人進士不知費了先生多少陶成，多少指點，『鐵杵磨針』，纔成正果；這北方的舉人進士，何嘗有那先生的一點功勞，一些成就？全是靠了自己的八字，生成是個貴人。有幾個淹貫的文人，畢竟前生是個宿學悟性，絕不由人。若把這樣北人換他到南方去，叫那南方的先生像弄猢猻一般的教導，你想，這夥異人豈不個個都是孫行者七十二變化的神通？若把那南人換到北邊，被北方先生的賺誤，

這夥凡人豈不個個都是豬八戒只有攪飯的伎倆？這分明不是自己的人工不到，却說甚麼南北異宜？

當日明水有一個先生姓汪，名字叫是汪爲露，號叫是汪澄宇，倒也補了個增廣生員；他的父親在日，也是個學究秀才，教了一生的寡學。誰知這北邊教學的固是『無功受祿』，却也還要『運氣亨通』。這老兒教了一世書，不曾教成一個秀才。有幾個自己挺拔可以進得學的，只爲先生時運駁雜，財鄉不旺，你就一連十數遍進道，休想躡那泮水池邊。辭了下去，從了別的先生，今日纔去從起，明日遇着考試，高高的就是一個生員，成五成十的銀子謝那新教的先生。後來這個老先生賓了天，汪爲露進了學，襲了他令尊大人的寶座，誰知把他父親的躡躡都轉了他的亨通，學生們陣陣的都來從學；凡是別人的書堂，有那積年不進的老童，你只來跟了他，遇考就進，再不用第二次出考的事；凡值科歲兩考，成百金家收那謝禮，人再不說他邪運好，財神旺相。四下傳揚開去，都說他是第一個有教法的明

師，倍了舊日的先生，都來趁他的好運。他即教學起家，買田置屋。起先講書的時節，也還自己關了門，讀那講章；看課的時節，也還胡批亂抹，寫那不相干的批語。後來師怠於裁成，連那關門讀講章的工夫都挪了去求田問舍，成半月不讀那講章；連那胡批亂抹也就捉筆如椽；成一兩會的學課塵封在那案上，不與學生發落。

只因手裏有了錢鈔，不止於管家，且添了放利，收長落，放錢債，合了人搖會。你道這幾件事豈是容易做的？這都是要腳奔波，足不沾地的勾當，豈是教書人所爲？失了魂的一般東磕西撞，打聽甚麼貨賤，該拿銀子收下；甚麼貨貴，該去尋經紀來發脫。買那賤貨，便要與人爭行相競；賣那貴貨，未免就有賒欠等情，白要遞呈告狀。有那窮人敗子，都來幾兩幾十兩的取，取錢的時候，花甜蜜嘴，講過按月按時，十來分重的利錢，不勞一些費力，定了時刻，自己送上門來。頭一兩個月果然不肯爽信，真真的自家送到。喜得那江爲露對他妻子說道：『有

銀子不該買地，費了人工，利錢且又淡薄，只該放債。這十分重的利息，不消費一些人力，按着日子送來，那裏還有這樣賺錢的生意？」叫他婆子看小菜，留那送利錢的人喫酒。有留他不坐的，便是兩盃頭腦。到了第二三個月上，有那樣好的，過五六日七八日自己還送到。其餘的也便要人上他門去催討，然後付與來人。漸漸的那自己送來之事，這是絕無未有的了。至於上門催討得來的，十無一二，未免要勞動汪相公大駕親往，又漸漸的煩勞汪相公文星坐守，又甚至於與詞告狀，把那縣門只當了自家的居室，一月三十日，倒有二十日出入衙門。

凡有人家起會，都要插在裏邊；既有會友，就多了交際；今日與李四溫居，明日與張三慶壽；今日趙甲請去嘗酒，明日錢乙請去看花。若說在書房靜坐片刻的工夫，這是那夢想之所不到。但只是端午中秋重陽冬至與夫年下這五大節的節儀，春夏秋冬這一年四季的學規，上在考成，你要少他一分，他趕到你門上足足也罵十頓。有那學生的父兄，略略知些好歹，嫌憎先生荒廢了子弟的學業，撥了桌

斃，推個事故辭回家去，他却與你抵死爲仇，賴那學生，說他騎了頭口，撞見先生不肯下來；又說他在人面前怎樣破敗；又說還欠幾季束修不完；自己採打了學生，還要叫他父兄親來賠禮；又說他倚了新先生的勢力，又去征伐那新去從學的先生。

且是更有那不長進的行止：有幾畝墳地與一個劉鄉宦的地相隣，他把樹都在自己地上促邊促岸的種了；後來成了大樹，一邊長到劉家地內，他便也就種到那樹根之旁；劉鄉宦也絕不與他較量，後來越發種出那樹的外邊。劉家看莊的人與他講理，說道：「你樹侵了我的地，已是不順理了，你却又種出樹外。」他說：「我當初種樹的時節，你家是肯教我不留餘地種在促邊的麼？」看莊人告訴劉鄉宦。劉鄉宦說道：「不幸纔與這樣人爲隣，你可奈得他何？你只依他耕到的所在立了石至罷了。」看莊人叫石匠鑿了兩根石柱。正在那裏埋，他恰好在鄉，說礙了他行犁，不許埋那石柱。

一個侯小槐開個小小藥舖，與他相隣，他把侯小槐的一堵界牆作了自己的，後

面蓋了五間披廈。侯小槐也不敢與他爭強。過了幾年，說那牆後面還有他的基地，要壘一條夾道，領了一陣秀才徒弟，等縣公下學行香，拿了一張呈子跪將過去，說侯小槐侵他的地基。縣官接了呈子，問說：「後面跪的諸生是做甚的？」他說：「都是門徒，爲公憤故來相伴生員的。」縣官說：「若有理的事，「一聽足矣」，何庸公憤？」回去出了票，齊人聽審。侯小槐也遞了訴狀，說他的房子住了兩世，汪秀才是新買的，只問他的賣主果然牆是誰的。

縣官問說：「汪生員買的時候，這所在是屋是牆？」侯小槐說：「從來是

牆，汪生員買到手裏，纔起上了屋。」縣官說道：「侯小槐，你把他的房基畫出我看。」侯小槐在那地上用手畫道：「他那房子原是：一座北房，一座南房，一座西房；如今他方蓋上了一座披廈。這後牆是小人自己的界牆。」汪爲露說：

「這牆是生員的牆，後還有一步的地基，文書明白。他欺生員新到，故此喪了良心圖賴。」縣公笑道：「你把這牆拆了坐出東邊一步去，蓋一座深大的東房，做

了四合的爻象，委實也好，這也怪不得你起這個念頭，我也該作成你這件好事；只是那侯小槐不肯依。」汪爲露說：『若是尊師斷了，他怎敢不依？』縣官道：

『你這個也說得是。』指着自己的心道：『可奈他又不依！——你那些徒弟今在

那裏？』汪爲露說：『都在外面，一個也不少。』縣官說：『怎麼都不進來抱

公憤？』汪爲露說：『因遵宗師的法度，不敢進來。待生員出去叫他們去。』

縣官說：『也不消去叫。』拿起筆來，在那審單上面寫道：

『審得生員汪爲露三年前買屋一所，與侯小槐爲隣。汪有北屋南屋西

屋，而獨東無東房。以東房之地隘也，私將侯小槐之西壁以爲後牆，

上蓋東廈三間，以成四合之象。見侯小槐日久不言，先發箝制，不特

認牆爲己物，且誣牆東尙有餘地。果爾，汪生未住之先，不知已經幾

人幾世，留此缺陷以待亡賴生之妄求哉？婦人孺子，誰其信之？無

行劣生，法應申黜，姑行學責二十五板，押將廈屋拆去，原牆退還侯小



槐收領。再若不悛，歲考開送劣簡。餘俱免供。」

縣官寫完，說道：「我已判斷了。我讀你聽。」汪爲露方纔垂首喪氣，稟

道：「既蒙宗師明斷，生員也不敢再言。只求叫他依舊借牆，免拆這廈屋罷。」

縣官說：「借牆與你蓋屋，原是爲「情」；你今呈告到官，這「情」字講不得，全要論「法」了。况你這樣歪人，誰還敢再與你纏帳？我勸你快快的拆了那房，把牆退與他去；若抗斷不服，目下歲考的行簡，一個也就是你。我明白開送，不是瞞人。饒你罰米罷！出去！」叫原差押到學裏戒飭過，拆完了房，取了侯小槐的領狀同來回話。出到大門外邊，汪爲露還攔拳攏袖要打那侯小槐，又噴那些徒弟不幫了他出力。差人說道：「他上邊又沒有拿話了，你是大爺自己斷的，你打他則甚？我是好話，相公，你莫要後悔！」

那徒弟裏邊都七嘴八舌發作那個侯小槐。獨有一個宗昭，字光伯，也是個名士，只問說：「縣公怎樣斷了？」差人拿出那審單來看。宗光伯看了點頭說：

『有理的事慢講，不必動粗。』都同了汪爲露到了學裏。學師升了明倫堂，看了縣公的親筆審語，叫門子擡過凳來，要照數的戒飭。這却得了那徒弟們的大力，再三央懇。那學官方纔准了免責，說道：『你却要出一兩謝禮與那縣裏的公差，好央他去回話。』公差說道：『這個却不敢受，只說是師爺看了衆位相公的情面，不會戒飭就是了。』學師道：『瞞上不瞞下的，你何苦來？等他不要一兩銀，憑你怎麼回話，我也不好怪你了。』出到外面，汪爲露一個錢也不肯與那差人，只看那些徒弟。那些徒弟又衆目只看那先生。

內中有一個金亮公說道：『我們見在的十二個人，每人拿出一錢來，把一兩謝原差，把二錢與學裏門子。我有銀在此。出了去，你們攢了還我。』汪爲露道：『勞動陪也罷了，怎好又叫你們出銀？』虛謙了一謙，看着金亮公秤出一兩二錢銀子，打點了差人門子開去。

差人又押了去交牆。汪爲露撒賴道：『這要叫我拆房，我只是合他對命，把

毛擗的聲淨，哨了鼻子，摳眼！我就自家照不過你，我還有許多徒弟，斷不輸與這光棍奴才！」又是宗光伯伯悄悄的說道：「先生既是還問他借牆，合他好說；這失口罵他，他豈沒個火星？這事就難講了。」他聽了宗光伯的話方不做聲。各人且回家去。

候小槐因受了他一肚穢氣，氣出一場病來，臥床不起。差人又催他拆房，候小槐又病的不省人事。

汪爲露揉了頭，脫了光脊梁，輪在候小槐門前的臭泥溝內，渾身上下，頭髮鬚鬚，眼耳鼻舌，都是糞泥染透，口裏辱罵那候小槐。後來必定不肯拆房。他平日假粧了老成，把那眼睛瞪了鼻子，口裏說着蠻不蠻傍不傍的官話，做作那道學的絨腔；自從這一遭丟德，被人窺見了肺肝。

誰知他還有一件的隱惡：每到了定更以後，悄悄的走到那住隣街屋的小姓人家聽人家擗聲。一日，聽到一個屠戶人家兩口子正在那裏行房。他聽得高興，不

覺的咳嗽了一聲。屠戶穿了衣裳，開出門來，他已跑得老遠，趕他不上，罷了。誰知他第二日又去聽他。那屠戶却不會雲雨，覺得外面有人響動，知道是又有人聽他，悄悄的把他媳婦子身上挽了視，故意又要幹事。媳婦故意先粧不肯，後來方肯依從。媳婦子自己故意着實淫聲浪語起來。屠戶悄悄的穿了衣裳，着了可脚的鞋，拿了那打豬的挺杖，三不知開出門來，撞了個滿懷，拿出那縛豬的手段，一手掀翻，用那挺杖從脊梁打到腳後跟，打得爬了回去，驚出許多隣舍家來。有認得是汪爲露的，都說：『汪相公，你平日那等老誠，又教着這們些徒弟，却幹這一個營生！』次日，屠戶寫狀子要到提學道裏去告他。央了許多的人再三央求，方才歇了。

舊時的徒弟宗昭中了舉。迎舉人那一日，汪爲露先走到他家等候。宗舉人的父親宗傑只道他爲徒弟中舉喜歡煞，實地陪了他酒飯。等到宗昭迎了回來，布政司差吏送了八十兩兩錠坊銀。他取過一錠看了一會，放在袖中，說道：『這也

是我教徒弟中舉一場，作謝禮罷了。」衆人也還只道他是作戲。他老了臉，坐了首位，赴了席，點了一本四德記，同衆人散了席，袖了一錠四十兩的元寶，說了一聲『多謝』，拱了一拱手，佯長而去。真是：『千人打罕，萬人稱奇。』

宗昭原是寒素之家，中了舉，百務齊作的時候，去了這四十兩銀，弄得手裏掣襟露肘，沒錢使，極得眼裏插柴一般。到了十月，要收拾上京會試，百方措處，那裏得有盤纏。喜得提學道開了一個新恩，說：『這新中的春元都是他嫡親的門人，許每人說一個寄學的秀才，約有一百二三十兩之得，以爲會試之資。』這汪爲露自己去兜攬了一個，封起了一百二十兩銀，逼住了宗昭，定要他與提學去講。最苦是宗昭自己先定了一個，封起的銀子，陸續把他用了許多，只得再三央告那先生，說：『師弟之情就如父子一樣，門生徼幸了一步，報恩的日子正長；如今且只當濟助一般，萬一會試再有前進，這一發是先生的玉成。』他把那頭搖得落的一般，那裏肯聽。後來見央得緊了，越發說出大不好聽的話來。他說：『甚麼年

成！今日不知明日的事！你知道後來有你有我？既中了舉，你還可別處騰挪，這個當是你作興我的罷了。」

宗昭見了他拿定主意，再說也徒有變臉而已，沒奈何，只得應承。但這秀才的恩典，除了不得罷了，但他自己那一個封起的銀子，使動了一半，却要湊足了退還與他，那裏得又有？只得再去央他，只當問他借五六十兩銀子的一般，添了還人。他大撒起賴來，發作說道：「我看你斷不肯慨然做個人情叫我知感，你將來必定人也做不着，鬼也做不着纔罷。我實對你說：你若把這個秀才，或是臨時開了你自己的那個名字上去，或是與我弄不停當，你也休想要去會試，我合你到京中棋盤街上，禮部門前，我出上這個老秀才，你出上你的小舉人，我們大家了當！」

唬得宗昭流水陪罪不迭，閉了口跑的回家。他父親把幾畝水田典了與人，又揭了重利錢債，除還了人，剩下的，打發兒子上京，可的又不中進士，揭了曉，落第回來。

這汪爲露常常的綽攬了分上，自己收了銀錢，不管事體順理不順理，麻蚩丁腿一般，逼住了教宗昭寫書；被那府縣把一個少年舉子看做了個極沒行止的頑皮，那知道都是汪爲露幹的勾當。後來越發替宗昭刊了圖書，凡有公事，也不來與宗昭通會，自己竟寫了宗昭的僞札，恐怕那官府不允，寫得都是不倫之語，文理又甚不通；也常有觸怒了官府，把那下書的打幾板子，連宗昭做夢一般，那裏曉得。漸漸的宗昭風聲大是不雅，巡按有個動本參論的聲口。虧不盡宗昭的姑夫駱所聞在按院〔充當〕書吏，稟說：『這宗昭是書吏內姪，年紀纔十八九歲，是個少年有德的舉人。外邊做的這些事件，宗昭聞也不聞，都是他先生汪爲露幹的勾當。』按院方纔歇了。

宗昭曉得這話，收拾了行李書籍，辭了府縣，往他河南座師家裏，同了他的公子讀書；後來中了進士，仍舊被他所累，一個小小的行人，與了個『不謹』閒住。

宗昭往河南去後，汪爲露還寫了他的假書，與一件人命關說，被縣官查將出

來，幾乎把一個秀才問壞。從此方纔洗了那一雙賊手。其實家裏有了錢鈔，身子又沒了工夫，把那誤賺人家子弟的這件陰陽勾當不幹，也自罷了，他却貪得者無厭。教了狄員外的兒子狄希陳整整五年，節裏不算，五四二十，使了二十兩束脩。他娘叫他認字，單單只記得『天上明星滴溜溜轉』一句。見狄希陳不來上學，另請了程樂宇坐館，對了人面前發作，要在路上截打狄賓梁父子，要截打程樂宇；又說薛教授也不該合狄家夥請先生，有子弟只該送與他教。狄賓梁是個不識字的長者，看長的好人，不因那兒子不跟他讀書，便絕了來往；只除了脩儀不送，其餘尋常的餽遺，該請的酒席，都照舊合他往來。他雖是一肚的不平，沒有可尋的覺隙；就是薛教授皓然了鬚眉，衣冠言動就合個古人一般，也使不好把他毆打。看來羅皂程樂宇是真。

一日，程樂宇放了晚學回家，這汪爲露領了他的兒子小獻寶，顧了兩個光棍——朱國器馮子用——伏在路上，待程樂宇走過，一把採翻，衆人齊上，把一個德行之儒



做下了個勝下之客，打得鼻青眼腫。恐怕程樂宇告狀，他先起了五更跑到繡江縣裏遞了無影虛呈，翻說程樂宇糾人搶奪。程樂宇也隨即赴縣遞呈。縣官驗得他

面目俱有重傷，又久曉得汪爲露的行止，都准了呈子，差了快手拘人。撥出他幾

個黨羽——一個龍見田，一個周子東，一個周子西，一個景成——就中取事，要與他講和。程樂宇起先不允。衆人叫汪爲露露出了三兩賄賂，備了一桌東道，央出無恥

的教官閔善請了程樂宇去，硬要與他和處。程樂宇作難。閔教官煞實做起對

來。程樂宇畏勢，准了和息，投文見官。汪爲露與景成抬了『和息牌』上去。

縣官頭一個叫上程英才去，問說：『你情願和息麼？』程英才說：『生員被

打得這般重傷，豈願和息？』迫於衆勢，不敢不從。』周子東一千人衆齊說：

『你在外面已是講和停妥，方來和息；見了尊師，却又說這般反覆。』縣官說

道：『你們黨惡，倚惡要盟，倚衆迫脅，怎倒是他反覆？』冤死狐悲，物傷其類。

一個秀才被人打得這般傷重，倒不同仇，還出來與人和息！』周子東等辨說：

『若是平人百姓毆辱了斯文，生員們豈無公憤？但二生互毆，所以諸生只得與

他調停。』縣官說：『小獻寶，朱國器，馮子用，都上來！這三個奴才都是秀

才麼？』周子東等說道：『這小獻寶就是汪生員的兒子。朱國器的父親也是生

員。』縣官道：『你說秀才的兒子就可以打得秀才，難道知縣的兒子就可以打知

縣，教官的兒子可以打教官麼？——把這小獻寶這三個光棍拿下去使大板子打！』

喝了數，五板一換，每人三十板，取枷上來，寫道：『枷號通衢，毆打生員率虎一

名某人示衆，兩個月滿放。』汪爲露割磚五萬，送學脩尊經閣應用。龍見田周于

東周于西景成押學，每人戒飭二十板。原差押汪爲露在原舊行毆處所同衆與程相

公陪禮。』

發落了出去，將到二門，縣官又把一千人犯叫回，問說：『汪爲露，你前年佔

住那侯小槐的牆基，拆了退與他不曾？』他流水答應道：『自從尊師斷過，生員

卽刻拆還與他了。』縣官說：『你一千人且在西邊略站一站。』——拔了一枝籤，

差了一個皂隸——快叫侯小槐回話！如侯小槐不在，叫他妻子來亦可。」

差人去不多會，叫了侯小槐來。縣官問說：「他退還了牆不會？」侯小槐

只是磕頭。汪爲霖在傍叫他說道：「我出去就退還與你，可回話。」縣官說：

「你還不會退還與他麼？」問侯小槐：「你那領狀是誰寫的？」侯小槐道：

「小人也沒寫領狀。他從問了出去，只到了大門外邊，就要將人擗毛搗髒，百般辱罵。他那些徒弟們也都上前凌辱。虧了宗舉人攔救住了。小人受了這口怨

氣，即時害了夾氣傷寒，三個月纔起床，不知誰人寫的領狀，小人不知。」汪爲

霖說：「你同了衆人情願借牆與我，你對了老爺又是這般說話。」縣公叫原差。

該房叫察號簿。縣官說：「不消查號，原差是劉宦。」叫了一會，回話：「劉

宦出差去了。」縣官說：「你圖賴人的地基，本應問罪；你既抗斷，連這五萬磚

也不問你要罷，出去！」他曉得不罰他的磚是要送他劣行，免了冠，苦死哀纏。

又是他許多徒弟再四央求，方纔仍舊罰了五萬磚，又加了三萬，方纔叫人押了拆那

牆西蓋的廈屋，還了候小槐的原牆。劉宦差回，尖尖打了十五個老板。也着實不直那個閔教官，大計贈了一個『貪』字。汪爲露纔覺得沒趣。可見：

半截漢子好做，爲人莫太剛強；

若是見機不早，終來撞倒南牆。

第三十五回

無行生賴牆爭館

明縣令理枉伸冤

## 第三十六回

沈節婦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療親

凶門孽貫已將盈，轉禍爲亨賴女英；

廣出腴田贖族子，多將嘉穀濟蒼生；

義方開塾兒知孝，慈靜宜家妾有貞。

偶爾違和聊作楚，虛空保護有神明。

人間的婦女，有那丈夫亡後，肯守不肯守，全要憑他自己的心腸：只有本人甘心守節，立志不回的，或被人逼迫，或聽人解勸，回轉了初心，還嫁了人去；再沒

有本人不願守節，你那旁邊的人攔得住他，——你就攔住了他的身子，也斷乎攔不住他的心腸，倒也只聽他本人自便爲妙。

有那等婦人心口如一，不願守節，開口明白說道：『守節事難，與其有始無終，不若慎終於始。』明明白白沒有子女，更是不消說得。若有子女，把來交付了公婆，或是交付了伯叔，又不把他產業帶去，自己靜靜的嫁了人家；那局外旁人就有多口的，也只好說的一聲：『某家婦人見有子女，不肯守節，嫁人去了。』也再講不出別的是非。這是那樣上等的好人，雖不與夫家立甚麼氣節，也不會敗壞了丈夫的門風。

又有一等有兒有女，家事又儘可過活，心裏極待嫁人，口裏不肯說出，定要坐一個不好的名目與人。有翁姑的，便說翁姑因兒子身故，把媳婦看做外人，凡百偏心，衣食都不照管。或有大伯小叔的，就說那妯娌怎樣難爲，伯叔護了自己的妻妾，欺侮孤孀。還有那上沒了翁姑，中間又無伯叔，放着身長力大，親生皮肚

的兒子，體貼勤順的媳婦，只要自己嫁人，還要忍了心說那兒子忤逆，媳婦不賢，尋事討口牙，家裏嚷罵，還怕沒有憑據，拿首帕蓋了頭，穿了領布衫，跑到稠人鬧市，稱說兒子合媳婦不孝，要到官府送他；圍了許多人留勸回來，一連弄上幾次，方纔說道：『兒子媳婦不孝，家裏存身不住，沒奈何只得嫁人了逃命求生！』捲了細軟東西，留下些窳抗物件，自己守着新夫，團圓快活；致得那兒子媳婦一世做不得人，這樣的也還要算他是第二等好人。

再有那一樣搖拉邪貨，心裏邊即與那打圈的豬，走草的狗，起騾的驢馬一樣，口裏說着那王道的假言。不管甚麼丈夫的門風，與他掙一頂『綠頭巾』的封贈；又不管甚麼兒子的體面，與他蔭『忘八羔子』四個字的銜名；就與那徵舒的母親一樣，又與衛靈公家的南子一般。兒子又不好管他，旁人又只管恥笑他。又比了那唐朝武太后的舊例，明目張膽的橫行；天地又扶助了他作惡，保佑他淫興不衰，長命百歲，致得兒女們真是『豆腐吊在灰窩，吹彈不得！』



這三樣是人家大老婆幹的勾當。還有那等人家姬妾，更是希奇！男子漢多

有那寵妾棄妻的人，難道他不曉得妻是不該棄的，妾是不應寵的？當不得那做妾

的人剛剛授了這個官職，不由得做此官便會行此禮，在漢子跟前虛頭奉承，假粧老

實，故作勤儉，哄得那昏君老者就是狄希陳認字一般，『天上明星滴溜溜的轉』。

漢子要與他耍耍，粧腔捏訣：『我身上不大自在，我又這會子怕見如此，我又怕勞

了你的身體。』哄得漢子牢牢的信他是志誠老實的婦人，一些也不防閑。他却

背後踢天弄井。又是兩世姻緣記上說道：用那血點燒酒，哄那老垂。聽見有

那嫁了人的寡婦，養了漢的女人，他偏干淫萬搯，斧剝刀披，扯了淡，信口咒

罵。昏君老者不防他燈臺不照自己，却喜他是正氣的女人，觀他恥笑別人，他後

來斷不如此，敬他就是神明，信他就如金石，愛他就如珍寶，事奉他就如父母。

看得那結髮正妻即是仇人寇敵，恨不得立時消化，讓了他這愛妾爲王；看得那止出

子女，無異冤家債主，只願死亡都盡，叫他愛妾另自生兒。再不想自己七老八十

的個棺材槓子，他那身強火盛的妖精，却是戀你那些好處？不揣自己的力量，與他枕頭上『誓海盟山』，訂那『終身不二』的迂話。這樣癡老，你百般的奉承，諄諄的叫他與你守節，他難道好說：『你這話，我是決不依的！你死了，我必要嫁人；——再不然，也須養漢。』就是傻瓜馱子也斷乎說不出口，只得說道：『你但放心，這樣嫁人養漢的歪事，豈是喫人飯做出來的？我是斷乎不的。就到萬分極處，井上沒有蓋子，家中又有麻繩，甯可死了，也不做這不長進的勾當！倒只是你的大老婆不肯容我，你那兒子們問我要你遺下的東西，你死去又與我做不的主！』哭哭啼啼的不住。

有那正經的男子曉得那正妻不是這般的毒貨，兒子們不是歪人，憑他激聒，不要理他；有那等沒正經的昏人，當真信以爲真，與他千方百計拐禦那正經的妻子，還有寫了遺囑，把他收執，日後任他所爲，不許那兒子說他。他有了這個丹書鐵券，天地也是不怕的了，也不消等他甚麼日後，只要你把腿一伸，他就把翅膀一

瞭，他當初罵別人的那些事件，他一件件都要扮演了出來。若是家裏大老婆還在，這也還容易好處：或是叫他娘家領去，或是做主教他嫁人，他手裏的東西，也不要留下他的，與他拿了出去，這就叫是『破財脫禍』。只是那沒有大老婆的人家，在那大兒子們手裏，若是那兒子們都是不顧體面的光棍，這事也又好處；只怕上面沒嫡妻，兒子們又都是戴頭識臉的人物，家中留了這等沒主管的野蜂，拿了那死昏君的亂命真真學那武器的作爲，兒子們也只好白瞪了眼睛乾看。世上又沒有甚麼綱紀風化的官員與人除害，到了官手裏，相撮弄糊塗一樣，叫他做把戲他看。這樣的事，萬分中形容不出一二分來，天下多有如此，今古亦略相同。

奉勸那有姬妾的官人：把那恩愛畢竟要留些與自己的嫡妻，把那情義留些與自己家的兒子，斷不可做得十分絕義。若有那大識見的人，約得自己要升天的時節，打發了他們出門然後自己發駕，這是上等。其次倒先寫了遺囑與那兒子，托他好好從厚發嫁，不得留在家中作孽；後日那姬妾們果然有真心守志的，兒子們斷

不是那狗彘，趕他定要嫁人；若是他作起孽來，可以執了父親的遺囑，容人措處，不許他自己零碎嫁人。所以說那嫁與不嫁倒只憑那本人爲妙，旁人不要強他。

只因要說晁家春守節故事，不覺引出這許多的話來。

這春鶯原是一個裁縫的女兒。那裁縫叫是沈善樂，原是江西人，在武城成衣生理。因與武城縣縣官做了一套大紅紵絲圓領；縣官央人十二月二十四日方從南京使了十七兩銀子連補子買得回來，要趕出來新節穿着，叫了沈裁去裁。縣官因自己心愛的衣服，親自看他下剪。那沈裁他便沒得落去，不過下剪的時候不十分扯緊，鬆鬆的下剪罷了。但看了這般猩血紅的好尺頭，不曾一些得手，怎肯便白干休？狠命的噴了水，把熨斗着力的熨開，定要得他些油水。但這紅紵絲只是宜做女鞋；但那女鞋極小也得三寸，連脫縫便得三寸五分。他便把那四葉身一葉大袷共足足偷了一尺七寸；二尺二寸的大袖，替他小了三寸，又共偷了尺半有零；

後邊擺上，每邊替他打下二寸闊的一條；每隻袖又都替他短了三寸，下狠要把熨斗熨的長添，却又在那大襟前面熨黃了碗大的一塊。二十六日做起，直等到二十九日晚上方纔催完交進。

次日元旦，縣官拜過了牌，脫了朝服，要換了紅圓領各廟行香；門子抖將開來，與官穿在身上，底下的道袍長得拖出來了半截，兩隻手往外一伸，露出半截臂來，看看袖子剛得一尺九寸，兩個擺裂開了半尺，道袍全全的露出外邊。一個元辰五鼓的時候，大吉大利，把一個大爺氣得做聲不出，叫差人快拿裁縫。一面且穿了舊時的吉服，各廟裏行過了香。回到縣裏，那裁縫還不曾拿到，只得退了回衙，家中拜歲飲酒。

外面傳梆報說：『裁縫拿到。』他夫人問說：『這新年初一，爲甚的拿裁縫？』縣官把那圓領的事情對了夫人告訟，一面叫人取那圓領進去，穿上與夫人看。大家俱笑將起來，倒把那一肚皮的氣惱笑退了八分。夫人問說：『衣服已